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

南菁書院

經說略二

定海黃以周元同著

釋徹

徹廣八尺鄭注言之詳矣而車人職云徹廣六尺鬲長六尺江

慎修戴東原竝謂大車之輪必出於箱外其間須容輪轉徹廣不能與鬲長同數六尺當八尺之誤如其說鄭注車人當直破之矣如謂鄭所見本作八尺誤在賈氏作疏前則鄭注匠人諸職可直據八尺記文何必歷敘輿廣輻內輻廣綆轄之數而後定之乎其必一一排比而後定者鄭所見記文作六尺非八尺也既主八尺之說而記文六尺不終破之者鄭固不以爲誤也車人言大車等牝服之長與輿人參分車廣去一爲隧既異大

車等之廣亦必有異於輿人而記不言輿廣終記之曰徹廣六

尺所以明輿廣也

六尺之軌內除大車轂六寸羊車轂七寸柏車轂九寸又各除轂距鉤半寸縷寸則牝服

之廣大車四尺五寸羊車四尺二寸柏車三尺九寸也

輿博而轂短輿狹而轂長又悉限

以六尺之軌車人所言自有依據乘車之輿廣隧深見於記文而軌定八尺鄭注亦無可易蓋乘車兵車爲廣方廣方之軌宜八尺大車柏車羊車爲長方長方之軌自六尺六尺之軌軌於畛八尺之軌軌於涂故鄭注遂人曰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二者分別言之正見軌有六尺八尺之異無可混也後之申鄭者讀匠人注不讀遂人注遂疑一涂不能有兩軌必遵注而破記豈鄭君之意邪程易疇攷車制最好武斷於此多方測筭卒不能定亦昧於畛涂異軌之故也王倬夫又謂輿人參如一之車廣

爲兩輪之廣兵車田車乘車三等其兩輪廣皆六尺六寸大車
柏車羊車三等其兩輪廣皆六尺如其說車廣爲兩輪廣則下
句參分其廣去一以爲隧亦可謂之輪深乎如仍以隧爲輿深
則鄭注以車廣爲輿廣其說自不可破王氏好與鄭難立說固
未見當一涂兩軌說同江程尤非後人所敢信也

王說之謬余於通故中詳

駁之或曰眡一軌涂又一軌兩軌非同出於一涂信然矣然軌旣

不一何以謂之同軌乎曰行眡者皆遵六尺之軌行涂者皆遵
八尺之軌尙謂非大同之治乎書有六書不害其爲同文倫有
五倫不妨其爲同倫而謂軌有兩軌遂不得謂之同軌乎學者
知眡涂之各有一軌可無疑於車人之文知眡涂之同遵一軌
亦可無疑於中庸之義矣

釋度

度者度也所以度物也尺寸尙矣然銖而稱之至石必過寸而度之至丈必差故又作步仞軌雉諸法以便民事第制同而實異彼此牴牾不相合同一步也而有六尺八尺之別焉同一仞也而有七尺八尺之異焉同一軌也而有八尺三尺三寸之分焉同一雉也而有三丈一丈之殊焉苟無以定之幾何不等於無星之稱輕重莫知也歟古者布指知寸運肘知尺展兩足則知步步必六尺申兩手而知仞仞必八尺此定名也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周制如此夏殷之制亦同而王制謂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以殷步之縱言之步之橫必六尺三代未之有改而縱則隨時而易焉殷一夫之田七十畝其步之縱必用

八尺始合步百爲畝之制

見田制異同攷

此古今之異制亦縱橫之不

同也仞與尋同爲八尺而分度廣度深之異仞字从人以身爲度攷工記曰人長八尺故八尺曰仞尋字从彡彡卽手人伸兩臂亦八尺故八尺又謂之尋用以度廣取伸臂之名用以度深取身中之名故方言曰度廣曰尋杜預曰度深曰仞攷古經傳未有以仞度廣者秦漢以後度廣亦謂之仞於是仞尋之義不分故許氏說文以尋解仞云仞伸臂一尋八尺或者又強爲區別於以有尋八尺仞七尺之分賈公彥曰書傳雉高一丈則牆高一丈祭義築宮仞有三尺除三尺之外只有七尺故知七尺曰仞然以古書核之仞實八尺豈度高與度深亦異數歟攷工記曰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此以度廣度深之異名而別言

之非謂廣二八尺深二七尺也古者畎一尺遂二尺溝四尺洫八尺其制皆廣深相等亦廣深各倍於其前何得於澮獨異其制乎左氏昭三十二年傳仞溝洫洫深一仞溝深半仞若以七尺之仞言則溝不得言仞矣是度深用八尺之徵也應劭亦主七尺曰仞說其注漢書云五尺六寸爲仞以漢尺言漢尺較周每長二寸也若小爾雅四尺爲仞由誤解仞溝洫之文也軌本車轍之名其後用以度涂之廣而爲度物之名軌凡八尺此定名也而亦有以之度車之高者少儀曰祭左右軌範卽大御之祭兩軹祭軌考工記曰軹崇三尺有三寸則軌亦三尺三寸也鄭注曰軌與軹於車同謂軌之尺寸於車同軹故引大御文以解之見軹之高正當軌豈謂軌爲軹之專名乎少儀不曰祭左

右軛而曰軛者此古人曲辭之例也

汪容甫曰曲禮不云不殺而云不祭肺坊記不云不

無故殺之而云不坐犬羊春秋傳不云鶴視卿而云乘軒論語不云見上大夫而云冕者此辭之曲者也汪氏此說實開讀書之一門前儒不知此例而遂謂軛卽軛有轆頭之訓矣

詩邶風曰濟盈不濡軛毛傳曰由

軛以上爲軛毛意軛之高正當軛故以軛言之攷工記曰驚馬之軛深三尺有三寸是也水濡軛上則入輿輿者人所居也故不可濡不濡軛謂水在軛以下則濡軛者由軛以上矣經傳本無誤也前儒疑軛以上爲軛而改經文軛字爲軛以致古韻有不協近儒又疑軛以下爲軛軛卽軛而改毛傳由軛以下爲軛則經文濟盈不濡軛直似自轍至軛無一可濡之物矣不幾於文不成義乎且毛意如果以軛當軛何不曰軛謂之軛而偏舉軛與軛之迤衰不正者而曲言之乎是則禮鄭注以軛當軛詩

毛傳以軌當輈皆以尺寸之高下言之非言車中之物是猶由
糶以上曰涉由帶以上曰厲而涉與厲非人體服之名也曲禮
曰國中以策彗郵勿驅塵不出軌軌亦以度言謂國中不得疾
驅其塵無過三尺三寸以上也穀梁傳車軌塵義亦同謂車行
有三尺三寸之塵也如必以軌爲車轍之道而道上卽塵矣安
有不出者乎雉之制有廣高之異於事尤明左傳疏引異義曰
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長丈高丈三
堵爲雉長三丈高一丈此定名也而詩箋引公羊傳曰五板爲
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此與三堵爲雉之說不同而
鄭君乃以板六尺通之謂用一丈板五板爲堵三堵爲雉用六
尺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板堵之制有不同而雉制則一也異

義又引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何休注
公羊傳又謂八尺爲板堵四十尺雉二百尺此甚無當於經典
鄭君嘗駁之曰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
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
長三丈雉之度量於是定此可以闢諸說之謬矣鄭君又曰度
高以高度廣以廣雉制如此而軌切諸制亦有高深縱橫之別
焉故具言之

釋季

說文曰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季放也从子爻聲案孝與
季音義不同經傳中多混用之由後人尠見季習見孝而妄改
之也季放也放之言仿引申之有教化義佩觿季季導義與教
同說文教上所施下

所效也

放之言依引申之有保愛義

放謂依之也詩箋依之言愛也楚辭注依保也季訓依放

有保愛義

文侯之命曰追孝于堯文人追孝當作追季謂追效之也

所謂追配于堯人也魯頌曰靡有不孝自求伊祜孝亦當作季

謂無不法效之以求福祿也

鄭箋國人無不法效之者皆庶幾力行自求福祿是也依俗解與上

文義不貫

此季之正義也禮器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

時也詩曰匪亟其猷聿追來孝孝當作季謂教化也詩言文王

築城作豐匪急其從己之欲聿追往世之教化禮引此詩者亦

言堯舜禹湯武王皆乘時有天下聿追往古之教化也

依舊解於詩可

通於禮無著

鄉飲酒義曰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孝

亦當作季季非家至而日見之匡衡所謂教化之流非家至而

人說之也

舊說改孝作教不如作季爲近

周語曰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

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孝亦當作季謂魯侯能教導人也卽上所謂導訓諸侯下所謂訓治其民也

依前

解上下文義不貫

此季有教導之義也大戴保傅曰仁者養之孝者繼

之孝當作季季之言愛也保也謂慈母養育之保母繼負之也

盧注謂保母也

表記曰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孝慈當作季慈言其威之莊而安民

尊之如父其保之慈而敬民親之如母也論語爲政篇臨之以

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孝慈亦當作季慈言泄

之以莊則敬保之以慈則忠也臨之季之舉之教之文本一例

此季有保愛之義也孝从老省老亦聲屬幽侯部季得父聲字

屬宵部季之音義與孝迥異經傳中季竝譌孝注家竝未校讀

循文立訓失之矣王氏伯申反據表記篇爲政篇之孝慈謂上之愛利民亦可謂孝其馳種牝謬又如此

釋是

說文曰是直也从日正直爲本義引申之有正義通借之有實

義易未濟上九曰有孚失是是猶正也位不正故失是也

虞禮

樂記曰禮樂頹天地之情

頹乃貌之或體今又誤爲傾

達神明之德降興上

下之神而疑是精粗之體疑與凝通凝猶合也是猶正也疑是

與降興對文言天地之神氣一降一興而萬物大小之形體皆

保合而各正也

鄭注精粗謂萬物大小也

易傳曰保合大和各正性命是也

是古通提太元元攤疑者提之注提正也太元之疑提卽樂記

之疑是也是又通寔寔又通實禮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

樂是月實月也祥祭當卜二十五月下旬禫祭當卜二十七月

上旬

士虞禮疏禫月得行四時之祭則禫祭可從吉事先近日用上旬爲之

謂大祥後又匝一月

斯可禫祭也祥而縞是月禫卽士虞禮記所謂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也中月者閒月也與學記中年考校同王子雍謂祥禫

同月非經意也魏書禮志引鄭志答趙商曰祥謂大祥二十五

月是月禫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此說得之而是月爲實

月之義亦未明言也是月與徙月對文徙月樂謂禫祭後又踰

月也春秋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賈石于宋五是月六鷓遯

飛公羊傳曰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曰晦日也據此則

是月卽實月自朔至晦適匝一月也是月或作提月

陸氏釋文作是月今

注疏本何注曰提月邊也魯人語也提亦借字左氏家說重言

是月嫌同日也不如公羊之義

釋役

說文役戍邊也从殳从彳會意執殳巡行也引申之有實行義禮表記曰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謂恭儉信讓以求實行其仁實行其禮也役有實行義故字又通愨書洛誥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謂禮不及者志不誠愨於享凡民亦謂不享也鄭語曰正七體以役心言正其外體誠愨內心制其外以養其中也役心與役志同義竝近愨役與愨一聲之轉

釋既

王氏懷祖曰終詞之既也已止之已曰終因而已然之已亦曰

終故曰詞之既也詩終風且暴終温且惠終窶且貧終和且平終善且有終其永懷又寤陰雨終與既同義故或上言終而下

言且或上言終而下言又說者皆以終爲終竟之終而經文上

下相應之指遂不可尋矣案經傳中凡言既△且△者既終也

且始也

且訓始詳見王氏釋詞

謂既終如此始又如彼也

墨子經說上自前曰且自後曰

已已猶

毛詩既△且△之詞字多用終終卽既也既亦終也穀

梁傳曰既者盡也盡者終也易坎五曰坎不盈祇既平祇大也

既終也坎不盈中猶未大大則終平也繫辭傳曰初率其辭而

揆其方既有典常既終也對初言之初率循其辭而揆度方向

終得易之常道也書堯典曰以親九族九族既睦言同姓之九

族終相和睦也梓材曰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作及

也方竝也庶邦享及兄弟竝來是亦終用明德也詩北風曰其
虛其邪既亟只且箋從爾雅讀爲虛徐言其虛徐乎終亟去也
常武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猷誠能塞矣而徐方終來服
也儀禮鄉飲酒禮曰不拜既爵既爵終爵也注既卒也戴記鄉飲酒
義曰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拜至拜其始也拜既拜其終也
論語憲問篇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言荷蕢始
歎有心終而鄙之也既而卽終而猶詩定之方中之終然也既
與終同而與然通卜云其吉終然允臧言卜云其吉終而信如
卜之臧也周本紀曰東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謂周終不祀
也漢書諸侯王表序曰厯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于王赧謂
終於赧王也王氏釋書不釋既字故作此以補之

釋曰

說文曰吹詮詞也从欠曰亦聲吹字从曰義與聲兼吹爲詮
詞之本字而經傳中多通用曰曰者詞之吹也吹與曰音同事
或又借用聿字爾雅曰坎律銓也坎讀爲吹律讀爲聿銓讀爲
詮謂吹與聿皆詮詞也詩七月之曰爲改歲漢食貨志引作聿
角弓之見覲曰消釋文引韓詩作聿荀子非相篇漢劉向傳竝
同大明之曰嬪于京爾雅釋親注引作聿縣之予曰有奔走予
曰有禦侮楚辭離騷注引作聿抑之曰喪厥國釋文引韓詩作
聿載見之曰求厥章墨子尚賢篇引作聿他若東山之我東曰
歸采薇之曰歸曰歸曰竝當讀如聿可以此類推之也

詳見王
氏經傳

釋詞漢來注家多解爲語言之曰每不可通至宋儒多改人實切

之日尤爲經之蠹也曰古又通越越之言及也書召誥越三日

乙未越三日戊申越竝訓及曰亦有及義梓材曰我有師師

句絕

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曰予者及予也言我有眾

民汝三卿大夫眾士及予罔以無罪殺人也又曰今王惟曰先

王言今思及先王也禮坊記曰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

死曰孟子卒曰吳者及吳也言去夫人之姬姓及其吳國之號

其死則書之曰孟子卒而已今春秋文是也論語云謂之吳孟

子人稱謂之不肯沒其實爾此曰通越而有及義之明證也經

傳中越又同于爲自此之彼之詞夏小正傳曰越于也曰與越

通故亦有于義書康誥曰乃汝盡遜曰時敘言汝能盡遜于是

敘也呂刑曰今女罔不由慰曰勤言罔不用慰于勤也詩縣之

曰止曰時猶江漢之于疆于理也曰亦于也經傳中有云亦越者承上之詞也亦越或通用又曰書康誥曰非汝封又曰劓取人言非汝封亦越劓取人也承上刑殺人言之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言亦越要囚也承上殷罰言之多士曰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時予句猶君奭篇云時我或之言有言亦越是予乃有誨言爾其安居之也承上爾遷言之曰與越粵又同爲發聲之詞書堯典曰曰若稽古皋陶謨同本又作粵若召誥曰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漢書律厯志引武城篇曰粵若來二月旣生霸逸周書世俘篇同曰若粵若越若一義也竝爲語詞王氏釋詞曰字類多遺義故作釋曰以補之

釋行

行猶使也見淮南說山篇注行人猶使人也見左氏桓公九年

傳疏引申之為詞之使易井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象傳曰井

渫不食行惻也為使也見王注行亦使也傳曰行惻即釋經為惻

之義言使我心為之惻也書酒誥曰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

酒惟行惟是也行使也言罔非酒是使之也行又有訓且者漢

揚雄傳顏注曰行且也且訓將行亦訓將詩十畝之圃曰行與

子還兮行與子逝兮言旅人苟得十畝內外閒閒洩洩且與子

還且與子逝此旅客戀戀不忘故鄉之意也其句法與聊與子

同歸兮正同行有且義故雙聲聯語曰行且猶疊韻聯語曰方

將也詩簡兮方將萬舞傳曰將行也箋曰將且也傳箋同義行

亦且也

釋惟

惟之爲語書有八義惟有也見字林書禹貢曰厥土惟白壤言其土有白壤也又曰厥草惟繇厥木惟條言其草有繇其木有條也惟訓有有之言又故惟亦訓又召誥曰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肫來至也見爾雅言其至三月又三日丙午也酒誥曰勿庸殺之姑惟教之言姑又教之也詩魚鼈曰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儲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箋云魚旣多又善魚旣美又齊等魚旣有又得其時維字同惟故箋訓又也惟訓又又者及也與也故惟亦有與之訓詩無羊曰牧人乃夢眾維魚矣旄維旟矣箋曰牧人乃夢見人眾相與捕魚又夢見旄與旟維與惟通此訓與之明證也書呂刑曰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

終惟終在人俾我後漢書楊賜傳作假我假與五年須暇之暇
同謂寬與之也非終謂天也終謂終其天命言天齊我民寬與
一日之命而天與不天實司獄之人主之也又曰察辭于差非
從惟從從順也言非順與順于辭之差察之也說詳尙書啟蒙惟之訓
又由有之訓而通之惟之訓與由又之訓而通之此訓詁之輾
轉引申有可攷者他若惟有獨義常語也惟有雖義同音通用
也惟發端詞見匡謬正俗惟是也見文選注惟爲也見玉篇王
氏釋詞言之綦詳不贅

釋鮮

鮮魚名而音與尠近故義多通借論語鮮矣仁民鮮久矣鮮訓
少借爲尠也而經傳有宜訓詞之斯者先儒一以尠少之義賅

之每成詰籀易繫辭傳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

重力少今作力小非

鮮不及矣言不勝其任也鮮不及斯不及也不勝

其任故曰斯不及矣書般庚曰后胥戚

句

鮮以不浮于天時鮮

亦斯也浮過也言后與民同憂恤斯以不過於天時也無逸曰

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漢石經及漢谷永傳後漢明帝紀注

竝作惠于鰥寡于與鮮皆屬語詞言惠斯鰥寡也詩蓼莪曰鮮

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言斯民之生不如死也

此阮雲臺說

左氏昭

公元年傳曰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言其國

之亡斯不過五年而已也僖二年傳曰虢必亡矣不可以五稔

與此正同鮮斯同音遂相通用斯又有盡義書金縢大木斯拔

史魯世家作盡拔易繫辭傳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

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釋文師說鮮盡也讀鮮爲斯訓盡謂君子盡仁知也

釋克

克篆文作會說文云會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會古文克𣎵亦古文自注家訓肩爲仔肩之肩與屋下刻木之語上下不洽於是篆注增改迆易異說沸起一云依例下說字形曰刻木則說字義當云會刻也一曰肩也一云依趙氏復古編當作會肩也象形𣎵亦古文象屋下刻木之形一云此部當以古文𣎵字建首故下部次以𣎵𣎵上从高省下象刻木故曰象屋下刻木形會上从高省下从𣎵省以力承高能勝任也故曰肩一云會之文當依玉篇作會上从高省下从尸尸卽人也象物高出人上

故其義爲肩重文𣎵乃洪範曰克之壁中古文上从占明其用
下从𣎵象其形刻木一義亦必古文家師說其字讀如克後人
遂以克字爲之許君因作是說爾竊謂倉部之𣎵有𣎵𣎵部
𣎵部遠蒙木字次之以𣎵判其木也次之以鼎析其木也次之
以倉又刻其木而曲之也次之以𣎵又蒙倉之古文𣎵也說文
部首以形相聯繫而𣎵不从部首之篆而以其古文相次此與
𣎵部之古文作𣎵下卽次以𣎵部爲例正同謂倉部必以𣎵字
爲建首又何以解𣎵部謂𣎵𣎵可相蒙又何以解𣎵之次鼎𣎵
謂刻木之形象𣎵之从𣎵而𣎵上从占又何以解象屋則逐篆
易注均有不可信者矣倉上从合象屋下从𣎵象刻木後人不
信𣎵有刻木象而各以𣎵改篆𣎵與𣎵形旣懸殊據玉篇剝體

之尸而又轉爲人字說亦迂回謂來卽洪範曰克之古文其說當已必分合占爲二意會來爲二字以訾許書許君詎若是其昧昧乎則改篆駁注均有所難安矣說文以肩訓克肩有侵削克殺之義與脅之訓逼膺之訓擊同釋詁肩勝也其字與犯奢果毅剋功堪同哉竝列則勝爲勝敵之勝下卽申其義曰勝肩

克也其字與戡劉殺竝列則克爲克國之克爾雅以勝克訓肩

肩有殺義般庚朕不肩好貨謂朕不殺越人于貨也

與下生生保居相對

爲義亦有削義莊子德充符其脰肩肩謂其脰削小也

李注肩肩羸小兒

郭注爾雅云肩卽剋耳可爲說文克肩也義證克剋古今字肩

者剋也說文不能以剋釋克故以肩之訓剋者釋之剋義又同

刻釋名克刻也

故下曰象屋下刻木形說文上下文義本自融洽則

增注改注均可以知其非矣說文爲字書之祖未可輕議刻木之形隨意造象从木从彡从尸無一不可許君之意蓋如此雖然猶有說凡屋下之物若棟檣楹桷皆用木之全質惟梁斲其兩端而中隆起作曲形西京賦曰互雄虹之長梁西都賦曰抗應龍之虹梁皆明其如虹之長曲也倉字从尸卽象梁形試以屋式南北視之其形如倉東西視之其形如倉高亭亮諸字似皆从京隸書作克亦卽以京變也倉以象梁梁必削木作上曲勢與他木用全質者不同故謂之刻木蓋古語也梁本水梁字从水梁聲梁卽棟梁之梁古文作𣎵从二木中一以指之篆文作梁从木办聲办木謂之梁卽刻木之古義也自說文木部𣎵梁篆後人遂以屋梁爲水梁之引申梁亦不从梁聲而以爲从

木乃聲抑思物必先有屋而後有橋字必先有梁而後有梁是
可以梁之古文作漆推之也漆必从桼得聲桼爲棟梁本字於
六書爲指事若施之於水梁全無意義矣今因釋克而贅言之
以質世之深小學者



楹

在旁

此東西面屋式自南北視之其梁之卍形



阮氏鍾鼎款識楚公鐘銘宀字如此作與
屋更似梁不作曲勢下有兩直以象楹



釋戊篆

說文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此釋字之本形也又曰
戊承丁象人脅此蒙甲字注大一經之文又一說也二說不能
合許氏竝載之存異義也而以六甲五龍之說爲近古故說文

列之於上近之注說文者甚眾謂五龍卽五辰六十干支有甲子甲寅甲辰等之六甲戊辰戊寅戊子等之五辰互相拘絞以成歲或謂六甲卽漢書所謂日有六甲五龍卽遁甲開山榮注所謂五龍五行之神或謂五龍當是五子龍辰也辰有五子故曰五龍天六地五故云六甲五龍或謂中宮卽中官六甲星名在中官天極星後五辰黃龍卽軒轅角星或謂戊从矛古文戍而媾故舊有五龍拘絞之說或謂龍从甲生義甲字當以甲蟲爲本義六甲旬中有五子五寅五辰五午五申五戌之龍諸說

紛紛皆於字之形義無當攷古鐘鼎器銘甲字多作  近刻鐘鼎款識

多誤 或省作  戊字似戈而非戈其篆多作  善父戊解作戊右多一直是駁

文 或反之作  父戊卣蓋銘 或變之作  父戊彝父戊卣器銘 一爲甲篆之橫

者𠄎象龍之形也兩形綴連是相拘絞也云六甲五龍者六卽

亥有二首六身之丁五古文交午爲之字作𠄎之作丁又似

乎丁龍之作𠄎交午爲之言此者所以正繆篆之𠄎作𠄎𠄎作

𠄎也舊說六十甲子以六甲五辰相拘絞而成歲其說近是而

戊篆象此而作蓋以造六十甲子與作字同出於倉頡也謂之

六十甲子者甲以子爲始也甲旣以子爲始則戊以辰爲始故

戊篆卽象甲龍爲之戊辰之後次戊寅次戊子至戊戌而過其

半焉故戊字从戊說文云五行土生於戊盛於戌从戌一一者

作畫以識之所謂指事也謂戌土之中巳盛也次戊申又次戊

午而成焉故成字古文作𠄎其字从戊午會意謂戌土之功至

午而成也

成字从午古
人亦多不達

故其字卽入之戌部焉戊字不入戌部

者以許氏以十二支爲部首耳

說鼓鼓

音聲文字之學以說文爲祖而欲讀說文者必先究其例不明其例說文亦無由讀也如鼓鼓二字之異同說者紛紛竝未合許君本指茲當以例求之一曰異部有重文許書重文例多類聚本字下亦有散在同部者亦有隸於異部者如人几二字重文自白鼻三字重文竝分列部首其顯著者也說文鼓部之鼓爲鍾鼓正字云廓也春分之音此本義也又云萬物郭皮甲而出故曰鼓此明引申義凡出其音皆可謂之鼓又曰从豆从叀叀象其手擊之也

段校未是

此兼明本義引申義凡擊其鼓亦可謂

之鼓也支部又有鼓字云擊鼓也从支豆與鼓字下所言同以

明鼓卽鼓之重文宋人毛晃岳珂等於經典中鼓舞鼓動之鼓必改作鼓自謂以合說文豈許君意哉一曰亦聲多轉音說文每字下曰从某之聲此明本字本音曰从某某亦聲明作字時本不取此爲聲而後人之音反隨字轉注說文者於轉音之遠者輒刪亦聲字非通例一曰讀若多段借注家嘗用此例許書云讀若多直指其音亦有以明段借者如牽讀若達明詩先生如達卽牽字哿讀若阿明國策阿保卽哿字注說文者多認爲本音亦非通例支部鼓下云从支豈豈亦聲讀若屬明鼓本从支豈會意後人讀若屬是亦豈爲聲也豈屬二聲同在幽部云豈亦聲明所以有此讀也云讀若屬明有借屬爲鼓也攷工記匠人水屬不理遜水屬者水鼓也謂水相鼓擊不理遜與上溝

逆對文是鼓讀若屬之證大徐以鼓定鼓同讀公戶切嫌讀若屬爲闕遠而刪之不知鼓不可讀若屬鼓亦豈得云壹亦聲乎上三字可存下三字亦何必刪殊未之思矣段懋堂以讀若屬爲正音鼓鼓劃分二字亦昧於亦聲之例者也玉篇鼓有之錄公戶兩切甚是之錄漢人之轉音公戶古之玉音也

釋王瓜

王瓜者王萑也王萑之爲物蔓生籬間四月開萼結實謂之王瓜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王瓜生鄭注引今月令作王萑與夏小正四月王萑秀正合說文萑王萑也管子地員篇有大萑細萑王萑者大萑也萑之大者曰王萑猶女蘿之大者曰王女帶草之大者曰王萑葦草之大者曰王芻也呂覽孟夏紀作王萑葦

爲部之省體賁之同部字古音瓜讀如姑與菩聲亦最近高誘注曰菩或作瓜瓠瓠也又注淮南子時則訓云王瓜栝樓也瓠瓠卽栝樓之俗體栝樓爲菩蔓之借字緩言之曰栝樓急疾呼之爲賁如蒺藜卽茨茅蒐卽棘古人自有合音也賁有大小二種形本相似前人多渾言不別惟爾雅分之最明爾雅果羸之實栝樓下卽次以荼苦菜與月令王瓜生苦菜秀連文類舉正台王瓜卽栝樓爲賁之大者本草栝樓一名果羸陶注云出近道藤生狀似土瓜而葉有義是也爾雅又云鈎藤姑鈎又作瓠古今字郭注實如瓠瓜瓠瓜者小瓜也說文瓠也瓠小瓜也鈎藤姑卽賁之細者謂之土瓜或亦呼爲王瓜與栝樓同名本草王瓜一名土瓜陶注土瓜生籬間其子熟時大如彈丸唐本

注其葉似栝樓而無義是也廣雅云蒨菇瓠瓢王瓜也蒨菇卽
蒨姑之異體瓠瓢卽栝樓之異文此不別莢之大細而渾言之
曰王瓜爲其種類本一不過實有大小葉有義不義之微別故
郭注爾雅亦云蒨姑一名无瓠自後人以王瓜爲蒨姑之專名
而栝樓之名反爲蒨姑所奪由是月令之王瓜不明王尙書廣
雅疏證郝戶部爾雅義疏因謂王瓜與栝樓不同反斥高誘兩
注種瓠紕繆王氏又謂廣雅專釋蒨菇瓠瓢爲王瓜不混栝樓
之名於內不知廣雅之瓠瓢卽爾雅之栝樓栝瓠爲雙聲字樓
瓢爲疊韻字何得分之爲二至於申鄭說者謂王瓜卽葦挈葦
挈卽菝挈菝挈本不結瓜謂之瓜者以根之似斯說也王尙書
郝戶部均已闕之

又案唐本草王瓜四月生苗延蔓五月開黃華結子如彈丸
生青熟赤近有以菰屬之黃瓜當之非也黃瓜胡種本名胡
瓜見本草又爾雅黃菟瓜郭注似土瓜越俗菟讀同
穀於菟之菟近有以
菟瓜當栝蓐者亦非也菟瓜又別一種圖經本草已辨之己

又識

釋生霸死霸

古人記日有以朔望言者有以生霸死霸言者皆所以明麻也
後世之推古麻者于經之月日且有不合何從論其朔望之分
數要何從定其生霸死霸之日數哉然漢儒之推古麻者雖不
盡合于經而三統周麻兩術于經文合者爲多錢漑亭已言之
如書之召誥及漢志所引武成月日最詳三統術與經悉合雖

其術所推小餘皆據平朔而言未必允合天象而承大月朔望必早承小月朔望必遲其大判要可知也麻法月有大小而朔不論承大月小月皆在一日故一日皆曰旣死霸二日旣之卽曰旣死霸以武成文敷之是固然矣顧生霸有遲早之異初非若合朔之旣死霸定在一日故哉生霸爲承大月之專名旣生霸旁生霸又爲望日遲早之別名未可一概論也夫霸旣死卽生旣死霸與哉生霸本無三日之可閒以死霸言二日謂之旣旣近也以生霸言二日謂之哉哉始也而經必別其文者說文所謂有承大月小月之別也說文云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始生卽哉生此承大月二日稱哉生霸之義證也又云承小月三日月三日必成霸霸成謂之朏此明承小月三日可與

承大月同稱朏也顧命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甲子王乃洮頴

水是歲壬戌正月辛巳朔大二月辛亥朔小三月辛巳朔大四

月庚戌朔小惟四月哉生霸爲承大月之二日十五日甲子望

劉歆以哉生霸爲望日其誤不足深辨而推其致誤之故由于

欲合康誥之哉生霸爲召誥周公朝至于洛之日也攷康叔封

衛在營洛之奔一季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基當依鄭

注訓謀先一季謀洛後一季營周是歲辛卯鄭注云周公攝政

居東二年也其歲辛卯據三正月辛亥朔小二月庚辰朔大三

統衛爲攝政七年其歲同月庚戌朔小惟三月哉生霸亦爲承大月之二日但承大月之

二日謂之哉生霸其月合朔必早劉歆以顧命四月十五日望

則四月合朔之早可知也一日合朔早二日霸哉生馬融以康

誥哉生霸爲月之三日其意以爲卽召誥之丙午朏則康叔封
衛卽在營洛之年旣與事實不合而哉生霸與朏亦于以少別
白矣鄉飲酒義曰月三日則成霸漢志引古文月采篇曰三日
曰朏則朏者月霸之成也哉生霸爲始生朏爲霸成成之與始
其必有閒也明矣馬氏之言不又混濛歟至周書世俘篇記武
王伐紂之年曰惟一月丙午有生霸若翼日丁未王迺步自于
周其日與武成異而是月十六日丙午望謂之有生霸于厥自
合武成篇又曰惟四月旣有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
是月亦十六日甲辰望十七日乙巳謂之旣有生霸于術亦合
由是推之則周書程典大開柔武小開武大戒諡澹本典及文
選注引程廡文云旣生霸當爲月之十五日望矣劉歆準朔日

謂之既死霸二日方之爲方死霸以爲十六日望謂之既生霸
十七日方之爲方生霸則世倅篇之方生霸爲十六日又何說

邪如謂望無定日既生霸方生霸隨望而名亦無定日則後之

讀其書者必攷其厯而後知其日恐古人載籍必不若是之迂

也

曲園雜纂
駁此甚明

江弔庭王西莊注尙書力攻劉歆之非而哉生霸

爲月之三日沿用馬說方生霸既方生霸無定日仍沿用劉術

而矯之者又謂不論望不望十五日謂之既生霸十六日謂之

方生霸十七日謂之既方生霸其說較舊爲直截然不以厯之

望不望覈之令望在十六日而十五日之生霸實未既也而謂

之既生霸恐古人之載籍亦不若是之誣也要之霸必合朔而

後謂之既死相望而後謂之既生相望在十六日者斷難稱其

十五日爲既生霸亦惟舉其十六日望謂之旁生霸而已既死霸一日旁死霸二日既生霸十五日旁生霸十六日雖有定名而史臣記事或舉一日十五日而偁既死既生或舉二日十六日而偁哉生旁生自據當時天象以明朔望其稱名有區別必非隨意錯舉也錢漑亭述古錄所推三統周厯間有疏失今增正于後而生霸死霸之說亦可于此參證云

武王十三年己卯

三統術入孟統甲申首會五百二十一歲以章月乘得十二萬二千四百三十五章歲除得積月六千四百四十三閏餘十八閏二月以月澹乘積月得一億五千四百一十一萬六千五百六十以日澹八十一除之得十九萬二千六十七不盡

二十九爲小餘以紀澹除積日得三千一百七十一不盡七爲大餘命以甲申算外正月辛卯朔

正月

大餘七
小餘二十九

辛卯朔小

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

爲月之二日世俘篇丙午旁生霸爲十六日望

二月

大餘三十六
小餘七十二

庚申朔大

二月旣死霸爲朔日越五日

甲子與武成文合

閏月

大餘六
小餘三十四

庚寅朔小

三月

大餘三十五
小餘七十七

己未朔大

四月

大餘五
小餘三十九

己丑朔小

四月十六日望旣旁生霸爲

十七日乙巳越六日庚戌爲二十二日與經文悉合

周麻上元丁巳至巳卯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三百零二以

元澧除得六百五取不盡五百零二章月乘得十一萬七千九百七十章歲除得六千二百零八爲積月餘十八閏二月以周天乘積月得一億七千二百三十二萬七千八百七十二爲朔積分以日澧九百四十除之得十八萬三千三百二十六爲積日取不盡四百九十二爲小餘以紀澧除積日得三千零五十五取不盡二十七爲大餘命以甲子算外正月辛卯朔錢氏以周麻起丁巳元故云大餘三十三當云四辛卯朔小餘四百九十二錢作四百九十四字誤

正月

大餘二十七
小餘四百九十二

辛卯朔大

二月

大餘五十七
小餘五十一

辛酉朔小

此月辛酉朔則越四日甲子

相差一日此周麻不及三統之密也

閏月

大餘二十六
小餘五百五十

庚寅朔大

三月

大餘五十六
小餘百零九

庚申朔小

四月

大餘二十五
小餘六百零八

己丑朔大

周公攝政六年辛卯

三統術入孟統首會五百三十三歲以章月乘得十二萬五

千二百五十五章歲除得積月六千五百九十二不盡七無

閏以月澹乘積月得一億五千七百六十八萬六千四百十日

澹除得十九萬四千六百六十七不盡三十七爲小餘以紀

澹除積日得三千二百四十四不盡二十七爲大餘命以甲

申算外正月辛亥朔

正月

大餘二十七
小餘三十七

辛亥朔小

二月

大餘五十六
小餘八十

庚辰朔大

三月

大餘二十六
小餘四十二

庚戌朔小

康誥惟三月哉生霸爲承大

月之二日茲其明證

周麻上元丁巳至辛卯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三百十四以
元法除得六百五取不盡五百十四章月乘得十二萬零七
百九十章歲除得六千三百五十七不盡七無閏以周天乘
積月得一億七千六百四十六萬三千九百六十三日法除
之得一十八萬七千七百二十七取不盡五百八十三爲小
餘又以紀法除之取不盡四十七爲大餘命以甲子算外正

月辛亥朔

正月

大餘四十七
小餘五百八十三

辛亥朔大

二月 大餘十七

小餘百四十二

辛巳朔 小

三月 大餘四十六

小餘六百四十一

庚戌朔 大

與承大月二日稱哉生

霸不合此周曆不及三統之密也

周公攝政七年壬辰

三統術入孟統首會五百三十四歲以章月乘得十二萬五

千四百九十章歲除得積月六千六百零四餘十四閏九月

以月澹乘積月得一億五千七百九十六萬七千六百八十

日法除得十九萬五千零二十一不盡六十七為小餘以紀

法除積日得三千二百五十不盡二十一為大餘命以甲申

算外正月乙巳朔

正月

大餘二十一
小餘六十七

乙巳朔 大

二月大餘五十一
小餘二十九

乙亥朔小

十六日望二十一日乙未與

召誥經文合

三月

大餘二十二
小餘七十二

甲辰朔大三日丙午朏與召誥所記諸

日悉合十二月庚子朔戊辰晦與洛誥所言亦合

周曆上元丁巳至壬辰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三百十五以

元法除得六百五取不盡五百十五章月乘得十二萬一千

零二十五章歲除得六千三百六十九餘十四閏九月以周

天乘積月得一億七千六百七十九萬七千零七十一日法

除之得一十八萬八千零八十一取不盡八百七十一爲小

餘又以紀法除之得三千一百三十四取不盡四十一爲大

餘命以甲子外正月乙巳朔錢氏周曆起了巳元故云大餘

四十七

當云

乙巳

正月

大餘四十一
小餘八百七十一

乙巳朔大

二月

大餘十一
小餘四百三十

乙亥朔小

三月

大餘四十
小餘九百廿九

甲辰朔大 與三統同

成王三十七年壬戌

三統術入孟統首會五百六十四歲以章月乘得十三萬二千五百四十章歲除得積月六千九百七十五餘十五有閏以月法乘積月得一億六千六百八十四萬二千日法除得二十萬五千八百五十九不盡六十三爲小餘以紀法除積日得三千四百三十二不盡五十七爲大餘命以甲申算外

正月辛巳朔

正月

大餘五十七
小餘六十三

辛巳朔大

二月

大餘二十七
小餘二十五

辛亥朔小

三月

大餘五十六
小餘六十八

庚辰朔大

四月

大餘二十六
小餘三十

庚戌朔小

顧命惟四月哉生霸爲承大

十月之二日茲其明證十五日甲子非望

周曆上元丁巳至壬戌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三百四十五
以元法除得六百零五取不盡五百四十五章月乘得十二
萬八千零七十五章歲除得六千七百四十一不盡十五閏七
月以周天乘積月得一億八千七百九萬五千六十六日法
除之得一十九萬九千三十七取不盡四百六十爲小餘又
以紀法除之得三千三百十七取不盡十七爲大餘命以甲

子算外正月辛巳朔

正月

大餘十七
小餘四百六十

辛巳朔大

二月

大餘四十七
小餘十九

辛亥朔小

三月

大餘十六
小餘五百十八

庚辰朔大

四月

大餘四十六
小餘七十七

庚戌朔小

劉歆之言亦合但歆言十

五日哉生霸爲承大月之二日與說文合十五日甲子望

與小餘七十七尙未悉符

又案錢氏推康王十二年周曆大餘五六月己巳朔似又以

甲子起元推算則成王三十年四月庚戌朔亦當云大餘四

十六

本文
作四

與所推武王伐紂周公攝政之年以丁巳起元相

違前後矛盾未知何故其推鄧保篇維王二十三祀庚子朔

定爲二十祀二月庚子朔攷文王四十二年受命明年伐崇
作鄧邑錢氏改爲二十祀與下文在鄧之文不合朱堯甫校
釋駁之是已然朱氏定爲四十三祀十二月庚子朔亦非據
周麻推之十二月庚子朔實文王四十四祀也朱氏釋周書
旁生魄旣旁生霸皆爲十六日其意欲與下文越六日庚戌
相合殊不知古人計日數皆以本日數至來日僞武成篇離
本日而數之所以見譏于後儒也而朱氏顧從之以爲說乎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二十終

江陰曹

銘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百二十一
南菁書院

漢葦室文鈔一
會稽陶方琦子縝著

日月爲易說

說文云易蜥蜴蟻守宮也祕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按日月爲易象陰陽是以陰陽說易蓋古易家之遺說也淮南人間訓終日乾乾以陽息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雖九師道訓之義其說必有所本大抵陰陽消息歸乎納甲而其源始乎卦氣殆孟氏之易也許君自敘易宗孟氏此云祕書卽中祕書劉向以中古文校易經祕書卽中古文之類非緯書也虞翻易說專宗孟氏陸德明易釋文引虞氏注參同契云易字上日下月故參同契亦云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爲易剛柔相當又云天符

有進退詘伸以應時故易統天心復卦建始萌長子繼父體因
母立兆基消息應鍾律升降象斗樞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
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蟾蜍與兔
魄日月氣雙明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於丙南下弦二
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節盡相禪與繼體復生龍壬癸
配甲乙乾坤括始終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四者合三十陽
氣索滅藏此必易家納甲之古義伯陽特演其旨也繫辭云懸
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李氏集解引虞注曰謂日月懸天成八卦
象三日暮震象出庚八日兌象見丁十五日乾象盈甲十七日
旦巽象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消丙三十日坤象滅乙晦夕朔旦
坎象流戊日中則離離象就己戊己土位象見於中日月相推

而明生焉又坤彖云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虞氏注曰此指說易家陰陽消息之大要也謂陽月變而成震
出庚艮月八日成兌見丁庚西丁南故西南得朋謂二陽爲朋
二十九消乙入坤滅藏於癸乙東癸北故東北喪朋此皆納甲
之說卽陰陽說易之古義也虞氏說易祖乎孟喜中孚六四月
幾望晁說之曰孟荀一行幾作旣孟喜云十六日也以是知納
甲之說虞承孟義此日月爲易爲孟氏之易可知矣又京氏易
義多與孟同其易傳云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
巽之象配庚辛坎離之象配戊己艮兌之象配丙丁八卦分陰
陽六位配五行光明四通簡易立節此亦與納甲之義相類而
御覽引京房易說曰日初光見西方已後生光見東方皆日所

照蓋月受日光而明故曰息明盡則日月合於一處日上月下
不受日光故曰消乾坤坎離震兌巽艮爲成象之八卦而此五
十六卦皆可由此而得其義孔子三朝記曰日歸於西起明於
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由是溯之其始於屯蒙者魄盛於上明
蘇於下象朔時說文朔月一日始蘇也其終於未濟者死魄會
於壬癸象晦時說文晦月盡也革去故也象魄死時月革爲霸
說文月始生而霸然也鼎取新也象明朏時說文朏月未盛之
明也益者明日益象上弦見丁以後損者明日損象下弦見丙
以後泰者陰陽交通象滿甲時否者陰陽閉塞象滅乙時小畜
上九日月幾望中孚六四日月幾望歸妹六五日月幾望坎月
離日兌西震東日月相對故曰幾望說文望月滿與日相望也

孟喜易注幾望十六日說文曰冥十六日而月始虧幽也歸妹陰之終未濟陽之終象月三十日一會於壬癸也大明終始六位時成陸續易注曰六位乾坤十二爻以日月爲終始乾坤互變坎離不動乾十五日也坤三十日也乾二五之坤則生震坎艮坤二五之乾則生巽離兌乾鑿度曰乾坤者陰陽之根本萬物之祖宗也離爲日坎爲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精所以終始萬物故以坎離爲終坎離者日月之寓言而實陰陽之妙用上經首以乾坤終以坎離下經首以咸恆夫婦之卦終以既濟未濟坎離相交之卦皆日月爲易之深義也蓋陰陽統乎乾坤而寓乎坎離推而爲八卦演而爲六十四卦無不本乎陰陽之義無不本乎日月爲易之說許君存其說虞氏釋其誼孟氏之易尙

存祖構後人斥爲緯書誤矣

萬物之所說釋

拜經日記載杭人丁傳說易說卦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說

當音脫秋金行義斷主殺萬物所愁苦安得云喜悅蓋至秋物

皆成實脫落故曰萬物之所說

同脫

方琦謂兌說也易通訓不宜

改字上文齊乎巽卽以絜齊釋之致役乎坤卽以致養釋之下

交勞乎坎卽釋之以勞卦成言乎艮卽釋之以成終成始並不

改字爲訓此亦一例兌爲澤澤者萬物喜悅故說萬物者莫說

乎澤王注謂光悅萬物莫過以澤而成悅之又漢上易引鄭君

此注草木皆老猶以澤氣成說之成說者謂物皆成實光澤可

悅也鄭以萬物屬草木草木當指百穀言上文致役乎坤集解

引鄭注地氣含養使有秀實詩實發實秀論語秀而不實者有以夫說文稼下禾之秀實爲稼是秀實皆指百穀言蓋草木可養人者莫重於百穀說文穀百穀之總名也禾下云嘉穀也鄭注謂草木皆老白虎通酉者老也許君說文卯爲春門萬物已出卯爲秋門萬物已入兌爲正秋之卦百穀用成物皆備足故可喜悅上文兌以說之王注建酉之月萬物成熟卽此義也且易卦象震與兌對震東方春主發生兌西方秋主收成震象下其於稼也爲反生宋衷曰陰在上陽在下爲反生謂臬豆之類戴甲而生臬豆亦五穀之類由是而推則兌之萬物屬禾稼成熟無疑秋分則兌王草木肅殺似不可言喜悅不知民以食爲天春種夏耘秋收冬藏成熟時惟歸於秋故有年曰有秋也說

文年作季穀熟也秋作秌禾穀熟也兌卦屬正秋秋字之義取象於禾穀熟正見秋時禾穀成萬物光澤而可喜與說萬物者莫說乎澤之義亦相發明故曰萬物之所說許君說文說說釋也王氏棻友謂說釋卽悅懌丁氏作脫旣改字爲訓又不與經義相應故不從也

泌之洋洋解

詩衡門泌之洋洋毛傳泌泉水也洋洋廣大貌鄭箋泌水之流洋洋然泌與苾通泉水始出苾然流也廣雅釋正邱上有木曰秘邱王氏疏證云蔡邕郭林宗碑棧遲泌邱又周巨勝碑洋洋泌正于呂逍遙東哲元居釋云學旣積而身困夫何爲乎秘邱泌秘祕通竝以爲邱名說與毛異蓋三家詩也方琦謂毛詩亦

當作泌正毛傳不以洋洋屬水解最得書義之字篆作出與正作並相似韓詩外傳亦引作泌之洋洋泌字與毛同之字均誤

也魯詩當作秘耶从木束哲元居釋引作祕耶亦秘字之誤今廣

雅音下秘音祕或束哲用其音讀之字

本之魯詩也蔡中郎習魯詩碑中自應作

秘耶今作泌耶乃傳寫者熟於毛傳而改之郭有道碑今所傳者乃後人摹寫之碑半出虛誕雖較傳鄭所書兩碑稍存古意然亦非真跡也其以秘作泌亦復何疑蓋泌耶謂耶中有水之處秘耶則定如廣雅所云耶中有木解有水有木皆可稱廣大故王肅云洋洋泌水可以樂道忘飢泌水解泌耶之以水卽本之毛傳也近人因以泌耶爲三家異文毛傳誤字因仍未正蓋秘祕可通泌與秘不可通漢儒師授多異不能混同也

釋橫由

詩齊風衡從其畝釋文引韓詩作橫由其畝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馬氏謂由與農同引呂覽后稷爲大由注大由大農也爲證方琦按此說非也由卽說文之裘字衣部裘下云衣帶已上一曰南北曰裘東西曰廣卽與韓詩南北畊曰由東西畊曰橫之說同也韓詩橫字卽同廣一切經音義十一及二十四皆引韓詩說並作東西曰廣臧氏鏞堂謂廣卽橫之譌亦非也唐書光被四表漢書王莽傳引作橫被又引作廣被周禮車僕廣車之萃注橫陳之也周髀算經句廣三考工記輪人以爲部廣注廣徑也皆與橫字訓同橫是正字廣是通段字裘與由音相同亦古今字裘从矛聲柔亦从矛聲爾雅柔兆史記作游兆是

也段氏玉裁云毛傳從由也古隨從與從橫不分二音說文無由字元應經三及六帖二十四引韓詩作南北曰從仍作從字方琦謂段氏謂仍改作從亦非也由與從雖一義然既云南北耕曰由則與說文南北曰表正合後人必以由字不得其義遂謂由從通訓因据毛傳從字改之不知韓詩本義必當作由存古義也

小爾雅表長也漢書匈奴傳延表卽同此

吾以謂說文之廣表卽本之淮南

淮南天文訓欲知東西南北廣袤之數者立四表以一方距又云除舉廣除立表表是亦以南北爲表東西爲廣矣淮南之廣表卽韓詩之橫由皆周秦間相留之古義古文也史記楚世家從某至某廣袤六里又蒙恬築長城廣袤萬餘里西京賦考廣袤注引說文南北曰表漢書賈捐之傳廣袤可千里尙書中候

龍馬背廣袤九尺占經一百一十八引墨子備城門篇廣九尺袤十二丈

周髀算經天地之廣袤蕪城賦廣袤三墳周禮弁師釋文引劉

注廣袤以冠繼說文監字下云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

周百十六里皆謂一縱一橫毛詩作衡從說文一爲東西一爲南北亦一縱一橫之說今人

習用橫縱而不知廣袤橫由之古義矣然廣袤卽同周禮之廣

輪大司徒欲知九州之域廣輪之數鄭注輪從也文選注引從作輪縱也

卽南北曰從之從一切經音義十一引韓詩南北曰縱與由亦合疏引馬融注東

西曰廣南北曰輪儀禮既夕記廣尺輪二尺禮檀弓廣輪揜坎

蓋輪取乎直爾雅釋水直波爲徑鄭注以輪爲從荀子能以合從注從豎也南北曰輪卽南北

曰經之說輪應讀如經綸之綸是廣輪者卽經緯之說也攷工

記國中九經九緯大戴易本命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淮南墜形訓及孔子

家語 楚辭王注經曰縱緯曰橫說文糸部經織從絲也依御

織橫絲也說文解字之從橫亦即廣袤之義也又有作周袤者

羽獵賦周袤數百里魏都賦經營注直行爲經周行爲營與王

逸楚辭章句南北爲經東西爲營之說同蓋周行即橫行周袤

亦即廣袤至廣雅釋詁緯橫也經徑也即本周禮野廬氏禁野

之橫行徑踰者西京賦辭綜注東西爲廣南北爲徑廣雅釋詁

以南北爲徑例之則袤即則橫徑又可作廣徑釋湛然輔行記

五引國語注曰東西曰廣南北曰運山海經西山經廣員百里

廣員即廣運玉篇引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毛詩傳東西

爲交斜行爲錯要之南北曰由東西曰橫與說文作南北曰袤

東西曰廣此乃一縱一橫之定說南北曰由曰袤曰從又作曰

輸曰經曰徑曰運曰錯東西

日橫曰廣曰衡又
作日緯曰營曰交
然儀禮坐橫弓注南踣弓也人東西向以南
北爲橫由南北爲橫推之則東西亦可作從儀禮鄭注霽以東
西爲從又曰于數者東西爲從故史記周本紀與諸侯約從集
解云關東曰從是亦以東西爲從矣漢儒遺說固不可輕易又
不可泥視者也

曲禮夔拜攷

臧氏經義雜記載曲禮介者不拜謂其拜而夔拜注夔則失容
節夔猶詐也釋文子臥反又側嫁反詐也挫也盧本作躄臧氏
曰說文無夔字玉篇夂部有夔字云亦作夔引禮記無夔拜此
引誤文廣韻亦云經典作夔方琦案夔拜本作夔拜玉篇故僅
出夔字夔乃夂字之譌說文夂倨也與足部踣踞也義相通釋

文云盧本作躄是也淮南精神訓日中有躄烏高注躄古躄字
又徐廣史記注亦云躄古文躄字山海經南山經箕尾之山其
尾躄於東海郭注亦云躄古躄字許書無躄字義卽歸之夔字
下字林始出躄字云古躄字也曲禮夔拜之夔定爲夔之誤上
从艸又後人所加公羊僖三十二年傳子揖師而行何休注揖
其父子師中介胄不拜爲其拜如躄與盧本作躄同皆今文之
學也

息夫人非息媯說

息夫人非息媯也余閱湖北通志于漢陽祠廟下載息夫人廟
云在大別桃花洞卽桃花夫人也近猶廟祀不改竊謂廟顏息
夫人此古義之尙存也當時楚子爲息媯之故而滅息是息君

身死國亡息媯爲之也息媯爲之不能出一死以殉息君而
覲顏從楚文以歸此失節之孽妃傾城之哲婦當時羞稱之烏
足以廟食百世下哉不知所祀者非息媯乃息夫人也攷列女
傳曰夫人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
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游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
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
離于地上豈如死歸于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
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
君子謂夫人說于行善故序之於詩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
君夫人不爲利動矣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此魯

詩之說也劉更生頌云楚虜息君其適妃夫人持固彌久不

衰作詩同穴思故忘新遂死不顧列於貞賢云云

夫人之位亞于適妃故更

生以息媯爲適妃者是也

乃知被虜者爲息媯殉死者爲息夫人合而一之

則誤也故左氏言楚子滅息以息媯歸先皆言息媯後乃言文

夫人而從無言息夫人者列女傳曰夫人息君之夫人也則亦

標而出之以別於息媯自後人不善讀古人書每好以浮游無

據之詞輕點名節千百載後有心尚論者往往慨之息夫人事

亦其一也況地近申息之舊壤以息夫人之視死不奪貞蘋絕

倫禕鞠馨烈流衍故里其祀之于數千年下而不湮其義節亦

人心之不死也然徐嵩曾燠所爲碑志固誤讀左氏之文以息

媯之事橫加俳薄皎皎如息夫人豈容磨涅特世無列女傳將

不得昭雪豈不可慨哉至近人能讀列女傳者又不尋繹中壘之頌辭而妄以息媯謂卽息夫人強爲解說而坳會之微特左氏與魯詩古書相齟抑亦息夫人所不受也唐人宋之問題桃花洞息夫人廟詩云可憐楚破息腸斷息夫人仍爲泉下骨不作楚王嬪楚王寵莫盛息君情更親情親怨生別一朝俱殺身此亦本之列女傳頌贊而已知廟祀者乃息夫人非息媯矣始信古人讀書不肖苟且安能盡得左驗皆如息夫人者一一而表襮之也

三歸說

論語管氏有三歸舊注皆以爲取三姓女蓋因東周策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

由女市女閭遂附會爲娶三姓之女後人又因說苑有管仲築
三歸之臺一言更謂古娶女有築臺事如魯莊公築臺臨黨氏
娶孟任衛宣公築新臺娶齊女其實皆非也三歸者言管仲所
受采邑也與下文官事不攝焉得儉義相引伸何以證之晏子
春秋雜下篇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曰先君桓公與管仲狐與
穀以爲賞邑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
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爲夫子三歸澤及子孫又內
篇云公曰昔先君桓公以管子爲有功邑狐與穀以其宗廟之
鮮賜其忠信今子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晏子去管仲時不遠
合觀內外篇言因晏子辭邑而景公舉桓公賞管仲三歸之言
是三歸乃采邑也且明言狐與穀以爲賞邑狐與穀皆管仲受

邑之地名春秋城小穀爲管仲也穀邑卽此狐穀而外無可攷
或云奪伯氏駢邑三百亦其一證歸者納也如齊人來歸鄆謹
龜陰田之歸左傳襄二十七年衛免餘田惟卿備百邑管仲爲
齊之上卿必於受采地之外又得三歸之地故以爲奢侈周制
在外之諸侯孤食都卿食縣下大夫食甸上士食邱中士食邑
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諸侯之公田上公八萬夫王食者四
萬夫自食者五千一百二十夫其孤一人食五百一十二夫卿
六人食七百六十八夫易訟卦邑三百戶鄭注云小惠氏曰小
當作大
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又論語鄭注曰三百
家齊下大夫之制彼疏引熊氏云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
百夫宮室涂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地又不易再易通

於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是定稅三百家也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受邑各有其制春秋之世潛竊盛行以管仲之賢而猶不免此韓非外儲篇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孔子聞之曰泰侈逼上史記公孫宏曰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皆言其食邑之多僭侈逼上竝無異辭風俗通十反篇夷吾朱紘以三歸平仲辭邑而濯纓以晏子之辭邑形管仲之受三歸侈儉相反其以三歸爲受邑無異班氏食貨志管子以陪臣而取三歸言以陪臣之微而受邑之多故譏之也蓋三歸爲桓公所賜之邑駢邑三百僞孔注伯氏食邑三百家國語矣語寡人達王于甬句東夫婦三百有夫有婦然後爲家亦三百家也駢邑已得三百家則狐與穀所食之邑其縣富更可知矣荀子仲尼篇桓公立管子爲仲

父與之書社三百尤足以徵管氏受邑之多故夫子以爲焉得
儉也

俑非從葬木偶人說

說文人部偶相人也

今本作
桐人

从人禺聲又俑痛也从人甬聲俑

訓爲痛俑痛皆从甬得聲與相人義無涉知相人之義當專屬
之偶字諸書作俑皆偶字之形誤也孟子梁惠篇引孔子曰始
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象人卽相人正訓偶字
之義今趙注曰偶人也當是偶相人也脫一相字知正文作偶
無疑後人誤仞爲俑字互相竄變文義其實偶乃正字俑乃誤
文焯然不類禮記檀弓正文及注亦然而埤倉及皇疏迺爲設
關跳踊之附會不知漢以前尚不誤爲俑字也淮南繆稱篇魯

以偶人葬而孔子歎卽指孟子所引事字正作偶不作俑許君注曰偶人相人也嘆其象人而用之當與孟子趙注同與說文

義亦合許君注淮南與說文一例也又鄭注公食大夫禮賓入

三揖曰相人偶又禮中庸注人讀如相人偶之人竝謂之偶無

有謂之爲俑者知俑乃偶字形近而譌也家語今人或有偶王

注偶相人也

一本作木人

後漢朱穆傳注偶人明器之屬通典引禮

記傳有面目機發似于生人卽偶爲相人之說漢書郊祀志木

寓龍一駟李奇曰寓寄也同偶顏注公孫賀傳刻木象人之形

謂之偶人偶竝也對也史記正義亦曰偶對也以土木爲人對

象于人形也皆作偶不作俑文選謝惠連祭古冢文撫俑增哀

注俑當爲偶是唐人尙知俑爲偶之譌字非余之勦辭也

皇清經解卷之三
管蔡非周公兄爲魯詩說攷

嘉定瞿木夫先生謂管蔡非周公兄其辭甚辨所據諸書信而有徵周公誅管蔡一事後儒俱誤以周公爲管蔡弟始以大義滅親爲辭其實周公爲兄管蔡爲弟以兄誅弟於禮亦順此千秋倫常關係信然方琦竊謂漢後諸儒之論或以管叔爲周公兄并以管蔡皆爲周公兄更有以周公次居其七皆悠繆之說不可據證惟孟子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兩語因後儒誤解遂多異說趙岐注曰周公惟念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親親之恩也孟子之注莫古於趙氏趙氏之解尙用魯詩古義而竝無以弟爲兄之論若以周公爲弟管叔爲兄則謂管叔兄也周公弟也可矣何以先言弟而後言兄乎先言周公

知趙氏之訓爲有本也後儒不善讀古人書遂來謬說可知古

人皆守古說必有師承而余以謂皆魯詩者何也列女傳太姒

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

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太姒教誨

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卒成

武王周公之德君子謂太姒仁明而有德詩曰太姒嗣徽音則

百斯男劉向世傳魯詩列女傳所引卽本之魯詩義又白虎通

姓名篇引詩傳文王十子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

度曹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南卽冉猶白虎通

乃班氏集義班氏亦集魯詩見馮氏三家詩疏證說所云詩傳卽魯詩說

傳也漢武榮碑榮治魯詩經韋君章句知申公傳受必有古說

武氏世習魯詩故其武氏石室畫象第七石載文王伯邑考周
王發周公旦蔡叔度口口處康叔封口季載內石有缺斷惟周
公在管蔡之前則與列女傳白虎通同皆爲魯詩之學故也史
記管蔡世家則以周公次管叔之後蔡叔之前此必爲後人妄
改何以知之史公嘗問字於孔安國安國從申公傳魯詩學者
是史公爲申公再傳弟子引詩當本魯詩則此必與魯詩同日
史記十男次序皆與列女傳無異惟管叔次於周公之前是定
爲後儒追改太史公劉中壘班孟堅皆爲魯詩學者豈得有異
且徵之武榮治魯詩而武氏畫象所載十男次序亦悉符合故
馮勺園亦以趙岐孟子注引詩皆本魯詩是也惜魯詩亡於西
晉其全書零替無可掇拾余采輯魯詩并以昔人比例推求其

說已得二十卷矣此爲先聖倫常之序又見魯詩古義之足貴故略著而論之

張衡思元賦旦獲讎于羣弟兮啟金滕而乃信注云周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謗言鄧析子無厚篇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傅子通志篇管叔蔡叔弟也爲惡周公誅之又舉賢篇云周公誅弟而典型立後漢樊儵傳是以周公誅弟季友媿兄李注周公之弟管蔡二叔嵇康管蔡論管蔡流言明父聖兄曾不鑑凶愚于幼穉覺無良之子弟下又云文王列而顯之發旦二聖舉而任之卽上文所言聖兄此皆以周公爲管蔡兄也

高誘亦爲魯詩學者瞿氏引呂覽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高誘曰管叔周公弟蔡叔其兄也此誤甚卽杜氏注左傳所本

方琦謂杜氏注固誤高氏則不得謂之誤也高言管叔周公弟
蔡叔其兄言管叔爲周公弟蔡叔乃管叔之兄其字指管叔非
指周公也瞿氏又云淮南汜論訓周公有殺弟之累高注云誅
管蔡也而注齊俗訓則曰皆周公兄也方琦謂汜論訓乃高注
本故與呂覽注同以管蔡爲周公弟亦本魯詩之說若齊俗訓
乃許注本故不同不得爲高氏累也因高爲魯詩學者故又辨
之

牟默人先生云嘗讀金縢篇有云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
以管叔爲羣弟之首則周公固其兄也若管叔爲兄周公亦將
在羣弟之列故觀金縢書法覺詩言可信于是周公之長次亦
定矣方琦謂淮南繆稱訓以武王發中子旦連稱中子卽仲子

管蔡皆曰叔則爲仲之弟何疑

魯詩故訓纂敘

敘曰魯詩立學官最早而毛詩爲晚出毛詩爲古文之學三家詩多爲今文之學也兩漢經儒許鄭最著然皆先通今文而後治古文者漢藝文志載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又云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句已同以魯最爲近之隋經籍志云

魯詩亡於東晉劉瓛詩義序亦云魯詩不過江東是東晉以後已失其傳見於劉向列女傳班固白虎通蔡邕所書魯詩一字石經要皆魯詩之遺而古義粹說高出毛公何論韓齊宋王氏伯厚爲詩攷所輯魯詩甚尠馮氏勺園爲三家詩異文疏證馬

氏竹吾之三家詩分輯較有端厓未有專爲魯詩之學者魯詩散佚殆盡罕可推演晉唐以後拾引尤稀陳氏左海臧氏拜經略存其說方琦因推兩漢授受之源流及循乾嘉以後經師之遺說據書明指理而董之本傳云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俱事浮邱伯受詩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無傳疑者則闕勿傳文選注後漢書注皆引魯詩傳則魯詩固有傳者漢武榮碑榮治魯詩韋君章句魯詩又有章句者釋文敘錄言其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申公以詩授瑕邱江公盡能傳之徒眾甚盛洎乎東漢之世賈馬之儒好治古文毛義盛行而魯詩寢晦然後漢書如李業包咸魏應劉伉陳重雷義陳宣李炳皆治魯詩漢碑中如魯峻武榮均習魯詩東漢以後全書淪亡傳者亦尠其授受興廢尙可尋繹故爲魯詩授受源流攷及傳詩表

一卷又以熹平石經魯詩爲蔡邕書隋志載一字石經魯詩卽

此本也石經淪替以後見於洪氏隸釋者僅魏風數篇及叔于

田一章女曰雞八字殘缺之甚益堪珍重其中坎坎作欲欲貫

女作宦文山樞作山藎何作胡上作尙確爲今文之學故與毛

本不同臧氏拜經言釋元應一切經音義所載石經寔字定爲

漢石經則陸氏釋文與元應經等書凡云石經者可審定其義

而類記之故爲石經魯詩攷一卷

呂氏讀詩記載董氏引石經異文雖非開成石經然不可

據魯詩之義存者實少然如中冓作中冓見於漢書晉灼注引

魯詩梁駟見於文選舊注引魯詩朱綃及阮徂共見於鄭君注

引魯詩陽如之何見於郭璞爾雅注引魯詩以及許君五經異

義班氏白虎通所引魯說魯訓確爲魯詩原文故爲魯詩佚文

攷一卷楚元王與中公同事浮邱伯其後劉氏世傳魯詩劉向

爲元王孫故其所著列女傳引詩皆與毛異是魯詩之義也其

外如說苑新序別錄五經通義

上二書乃玉函山房輯存本

鴻範五行傳

左海

輯本等書所引詩字詩義皆可采錄爲劉氏魯詩學兩卷鄭君先

從張恭祖受韓詩又從盧植問魯詩

臧氏拜經謂鄭專治魯詩無爲韓詩陳氏左海謂鄭

用今文之學兼通魯韓陳說是也

鄭志吳模問坊記注以是爲定美之詩答云

爲記注時執就盧君先師亦然後得毛公傳爲詩注更從毛本

禮坊記陸氏釋文云此爲魯詩毛詩作莊姜以是知鄭君爲魯

詩學盧君亦通魯詩者所云先師蓋卽馬融後漢書馬融傳融

曾注列女傳列女傳乃劉氏引魯詩義疑馬氏亦先通魯詩正

不僅枓木圃艸爲用今文義也故鄭君云云必有所據故其箋

詩中多引魯詩其一證也并疑鄭君注禮引詩文亦多魯詩故

爲鄭氏魯詩學二卷高誘淮南敘云從同郡盧君受其句讀是

誘爲盧植弟子故其注呂覽淮南解說詩義及引詩文多異毛

本與韓亦有異而盡與魯詩合者蓋誘亦從盧君受魯詩者因

采呂覽淮南注中引詩文爲高氏魯詩學二卷蔡邕書熹平石

經用魯詩其他著述

宋本蔡集
共十卷

如獨斷琴操

孫氏
輯本

月令章句

蔡
雲

集及手書碑文凡引用詩字與毛異者定爲魯詩爲蔡氏魯詩

學一卷司馬遷嘗向孔安國問古文尙書史公爲安國弟子乃

申公之再傳弟子也

全氏祖
望言之

凡史記中所引詩文詩義當本魯

詩附孔安國引詩說近時孔氏尙書注論語注孝經注皆僞本
不足憑又增褚少孫史記續引詩文少孫受魯詩之學者也

爲史公詩學攷一卷班氏漢書本於史記執文本於七略馬遷

劉向皆爲魯詩學者菽文志敘云以魯爲最近之不可爲非特

識也石渠奏議皆引用經文當時盛習魯詩故白虎通義多與

說苑列女傳胎合中引魯詩訓及詩傳足證皆爲魯詩無疑

陳氏

恭甫駁漢書顏注所指齊詩乃齊風之詩非齊

詩之學則馬氏以漢書引詩爲齊詩亦誤見也故更爲班氏詩

學攷二卷許君說文敘曰詩用毛氏然其引詩多與毛異其兼

采三家無疑意者許君必先通今文之學詩於今文魯韓爲近

齊詩漢季已亡

然鼎部鼐字下獨表出之曰魯詩說鼐小鼎也又五經

異義引魯詩說凡四見疑許君先通魯詩兼治韓義其書中引

詩與毛異文者亦多有魯詩之義爲說文詩攷二卷

附五經異義至淮南

八篇注無一引

爾雅是魯詩之學臧氏言之然竊謂爾雅體例

與說文同說文主毛詩而兼采魯韓之文爾雅主魯詩而兼采

韓毛之義自可類而別之故爲爾雅魯詩釋二卷

臧氏又謂爾雅某氏注卽

契光注其引詩皆與毛詩不合而多與列女傳諸書合者其定爲魯詩也方琦又謂爾雅漢人注中引詩皆有魯詩可以別自

廣雅爲魏張揖著其引字義有出詩傳者多爲魯詩之學如釋

詁葍作寤夜也與晉灼漢書注引魯詩作中寤中夜義同釋訓

坎坎作欲欲聲也與石經魯詩作欲欲同粼粼作麟麟聲也與

楚詞王注引作麟麟同釋邶邶與蔡邕書碑作秘邶同如此

之類不可殫述蓋揖爲魏人其時魯詩未亡揖當習魯詩所采

引亦多爲魯詩義故又爲廣雅魯詩釋二卷拜經日記云王叔

師楚詞章句所引詩或與毛韓不同而與爾雅及列女傳有合

者蓋魯義也其詁訓亦往往有異於毛鄭而較毛鄭爲優故爲

楚辭王注魯詩學一卷漢碑中如魯峻碑武榮碑皆言治魯詩

學蔡朗碑亦云治魯詩且武氏世爲魯詩如武班碑中之哮虎
岐嶷皆與魯詩同武梁祠堂畫象所載周公次序在武王下在
管蔡前與列女傳白虎通同皆爲魯詩之遺義衡方碑蓼莪作
蓼儀與魯峻碑作蓼義合禕隋卽毛詩委蛇臧拜經定爲魯詩
由此而推測之可以採取者亦復不少并爲漢碑詩攷一卷申
公與毛公同出於荀卿之門相去當不遠傳受魯讀各有師承
今文古文之學出於口授不無區別又疑近時毛詩亦非定本
歷檢唐人類書字書史傳志注所引毛詩時與今本有異安知
今本不有三家詩糅雜其中而荀子引詩多與魯合或者申公
獨得荀卿詩學之正歟遂爲魯毛同誼述一卷齊詩早亡無可
略擇韓與魯詩皆今文之學韓詩多本於魯故文義相同班氏

言魯詩爲訓故齊韓皆爲之傳安知齊韓之詩非卽本之魯詩而爲之傳說歟故今所存韓詩遺說與魯多合是其證也又爲魯韓同誼述一卷西漢人多習魯詩陳氏奐謂董子賈子皆習魯詩馮氏勺園謂楊子雲爲魯詩學佗如桓寬鹽鐵論王符潛夫論趙岐孟子注應劭風俗通所引詩多與毛異此皆今文之學也并知羣經諸子凡兩漢傳述者亦多本之魯詩以外檢采羣書自唐而止凡有與毛本異者皆援引之以證同原爲羣書集證八卷又推乾嘉經師傳述魯詩遺義編爲魯詩通論二卷方琦間居訓涉輒罄淺聞爲刺取佚義衍贊其說庶領神悟詩以言志心嚮往之備載逸誼以著於篇推衍支流擇擅羣莖世有明達匡益不逮亦所跂想也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百二十一終

會稽陶潛宣校
江陰馮銘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百二十一

南菁書院

漢孳室文鈔二

會稽陶方琦子縝著

說文仞字八尺攷

說文人部仞字解云伸臂一尋八尺從人刃聲漢書顏注曰八尺曰仞謂人伸臂之一尋也攷之孟子趙注家語王注尙書僞孔傳山海經郭注管子尹注並云八尺曰仞與許君說合而康成注禮皆云七尺至論語包注楚辭王注呂覽高注並用七尺之說然高誘注淮南覽冥訓云七尺曰仞至原道訓則曰八尺曰仞後人皆疑一人注書先後異說不知淮南一書許高二家之注歧出今以說文八尺之說推之則原道訓解當是許君舊注無疑由淮南許注以推說文而說文八尺爲仞之說非後人

鼠易明矣七尺八尺夙說紛紜然古人各守師說不妨互異古者法度皆起于人身而中人之身長八尺說文夫字下云周制八寸爲尺人長八尺謂之丈夫又尺字下云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爲法咫字下云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通典禮十五引白虎通曰據地而生地者陰也以婦人爲法婦人大率奄八寸故以八寸爲尺蓋古以十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是減其二漢尺又減其一許君所用周尺也故主八尺之說鄭君所用漢尺也故主八尺之說漢書食貨志應劭注謂五尺六寸曰仞似漢末之尺又減其七之二以周尺再倍除之七八五十六適合五尺六寸之數惟小爾雅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前賢皆疑有誤王肅多用小爾雅說王氏注家語

云八尺曰仞則此小爾雅必亦是八尺曰仞以與鄭氏之說偏

主異訓其文當是八尺謂之仞仞謂之尋矣

鄭伯奇亦曰古者法度起於人身度

高與人等卽名爲仞小爾雅四尺謂之仞當作高八尺曰仞

鄉射禮記注中人張臂八尺蓋

人長八尺凡人伸臂長與身等則人長八尺正合一仞之度諸家言仞皆同所不同者用尺之制耳用周尺者說多是八尺用漢尺者說多是七尺則八尺七尺之分不過遞減其制之異許君說文解字明言用周制八尺之說觀於淮南原道八尺曰仞之注而後知說文所云眞爲許義段氏必謂八尺義不合古譏爲淺人竄附亦是一曲之見當取余說以正之

說文宜補莘字說

今許書無莘字惟桑下引詩莘莘征夫莘古文仞云云今毛詩

作駢駢征夫說文駢下云馬嶺多貌竝不引詩毛傳駢駢眾多也亦不單屬之馬知毛本當作旣旣毛詩多用古文三家詩多用今文旣爲古文莘爲今字也以是知作莘莘者必三家本於魯最近劉向列女傳引詩作莘莘征夫又說苑亦引作莘莘征夫劉中壘爲魯詩學故竝用魯詩之莘莘也然韓詩多與魯同韓詩外傳亦引作莘莘征夫晉語亦引莘莘征夫皆今文之學也楚詞往來旣旣王逸往旣旣行聲詩曰旣旣征夫旣一作莘王叔師亦爲魯詩學者臧氏拜經說何不引魯詩之莘莘征夫而引毛詩之旣旣征夫以是推之毛詩作旣旣無疑蓋因楚詞用古文旣字故注引詩亦仍其字旣一作莘者卽其表別魯詩之義也竊謂許書不應敗莘字況桑下旣兄莘字又引魯詩之莘莘征夫草部宜

存此字漢碑亦時見此字郭輔碑菜菜昆嗣作菜則莘字爲今
文是爲漢時通行隸字東都賦俎豆莘莘魏都賦莘莘烝徒皆
用魯詩而注引毛詩傳莘莘眾多也是誤以魯詩爲毛詩矣榮
下云莘古文倝倝卽倝字之譌字當作倝知古文作倝今文作
莘之不可易也至若螽斯詵詵兮說文言部詵致言也引詩曰
詵詵兮此必爲小徐采詩決非許君原文詵訓致言與毛傳義
及詩義均不合旣不合矣而還引詩文無是例也毛詩亦當作
倝倝本訓爲眾多字誤作詵陸氏釋文詵下云說文作倝亦
誤以莘爲倝釋文引說文作某者必許書引詩之文今多部旣
無倝字而詵下引詩又不作倝以是知倝亦後起之字且當爲
莘字之數文莘字上從艸移於旁遂爲倝集韻莘或作倝因譌

而作𦍋并以莘有𦍋多之義遂望文生義皆不合於許書之例
者也莘字當補𦍋字不當增莘爲今文出魯詩𦍋爲古文出毛
詩則凡𦍋多之義𦍋與莘皆具之矣又有莘之墟之莘當依說
文作媯女部媯下殷諸侯爲亂者疑姓从女先聲左氏春秋傳
云商有媯邳是也呂覽本味篇又引作有𦍋古今人表作有𦍋
然媯爲正字莘爲今字𦍋爲段借字𦍋乃合媯莘二字爲文後
起之字也自不明古今段借之例則孳乳浸多難於剖晰況東
漢以前多爲今文之學自劉歆杜林之徒好古文學而古文盛
行許君必先通今文之學後從賈侍中受古文之學說文一書
必不盡廢今文也故曰莘字宜補

說文無𦍋字說

桂氏曰說文無妥字乃轉寫倣誤偏旁有之姚氏據漢王旦傳北州以妥孟康注曰妥古綏字謂妥卽綏之古文義皆近是然其從女從爪不得其解段氏以爲與安同義安者女屈於室妥者女近於手語更不辭方琦謂妥卽委字也故說文不立妥字說文委下云委隨也委隨與唐扶頌之透隨衡方碑之禕隋皆同猶委蛇也詩委蛇鄭君箋云委曲自得之貌委曲自得卽安義也士冠禮鄭君注或謂委貌爲元冠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是知委有安義且禮明堂位之綏卽綏字論語之餒卽餒字

說文餒

左傳魯宣公名倭史記侯表引作倭爾雅絳白椶釋

文椶或作椶妥委之字互相通知妥與委實一字矣委在女部不入禾部知委之從禾非禾字乃叒字篆形相似故誤竊謂叒

當作牙牙古文𠂔字見本書我字下草木下垂字作𠂔象形全
形爲𠂔偏形爲𠂔爰上作𠂔非爪字乃反𠂔字我字下云牙古
文𠂔字其我字之古文作𠂔亦從𠂔𠂔之古文𠂔亦從𠂔是牙
又可寫作𠂔古文不論反正則爰之𠂔當從反𠂔反𠂔卽半體
側形之𠂔字晉姜鼎綴作𠂔曾伯橐籥作𠂔𠂔從𠂔𠂔亦𠂔之
省與委字之從𠂔者一例是委爲爰字無疑委上近作從禾與
從𠂔同無疑而其致誤之由則由變古文爲隸之際故汗簡引
義雲章爰爲古戟字不知爰爲古垂字卽假委之全文也牙旣
假爲兵器其象爲剛女者柔順之物凡物過剛則猛過柔則靡
剛柔交平則有舒和安順之象與威字之從戌從女同意說文
女从𠂔會意古文亦从戌朱氏威从
曰𠂔下云古文作𠂔卽戌字


女从𠂔會意古文亦从戌朱氏

女者陰柔無陽剛之氣威防其

過猛下從女者以柔克剛之義也委防其過靡土從牙者以剛克柔之義也古人制字之初必有深意以是知文部之媿字亦當屬之委字下是委上從叒亦可單作彡也

釋篆文火字













說文火南方之行炎而上象形方琦竊謂此篆當有誤或本有古文火而斂去之今篆文火字二小短豎中結體如人人即入字非也鄭志高辛氏火正祝融謂火當爲北漢書律曆志火正黎司地注古文火字與北相似惜說文無古文火字也其云與北相似者北篆作𠂔火之古文當作𠂔中雖作𠂔如古文奇字之人字而又小異故與北之篆文相似也古人制字之初必据形系聯自後人傳寫譌變遂易其形許君書中篆文其爲後人

誤改者亦不少矣水之篆文作云北方之行其字象焮泉竝

流中有微陽之氣也

依五行大義改正

焮泉謂四短畫微陽謂一長畫

四陰一陽故曰微其篆橫之作象水之焮流動溶兒而與坎卦之形同此火字亦當相似篆當作象火華土炎其光四出橫之與離卦之作亦同其文二陽二陰其畫二陽長二陰短爲四畫陽包微陰外二豎不長不足見陽體之盛中豎不短不足見眾陽包微陰之義與州之古文作者結體略似耳春秋元命包云火之爲言委隨也故其字人散一者爲火可見漢魏時其篆已譌然竊意人散二者謂析人爲一如鼎下云析木爲鼎之類非謂人散二者乃從人從小豎也字當作正與古文爪相似從人之人乃古文奇字非篆文字其象與化相

類化作𠂔從一正人一到人此作二正人與人火曰火天火曰
災義亦合故白虎通曰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
釋名亦曰火化也火化雖諧聲不知其形亦相類由是推之則
火字之篆當作𠂔不能如今篆文之作火也蓋四畫形當相竝
隸變作𠂔尙有遺意集韻火下引古文作𠂔乃古文作𠂔與及
字同
仍是火字之中三畫下火字之從人非人乃衍文合之卽爲𠂔
字也

釋豐字

說文豐豆之豐滿者也從豆象形豐古文豐方琦按但云象形
從豳之聲義究何屬儀禮大射儀鄭君注豐字從豆豳聲鄭君
注三禮屢引說文此必引許君豐字舊說不能因今說文攷去

幽字遂謂鄭君之從豆幽聲亦屬無憑何也說文半字下六書故引唐本說文有古文𨾏字韻會引𨾏爲半之籀文竊謂戴侗熊忠所見之本必勝於今本𨾏乃半之古文幽必屬半之籀文熊氏引籀文作𨾏者乃幽字之誤籀文字畫多茂密然從山中者取山中草木豐滿之意其字與幽相似說文幽隱也從山中茲此幽亦當云從山中𨾏山之中草木必茂密左右森列蓋象此也詩在彼豐草卽此幽字豐字從豆則單指豆之豐滿言儀禮鄉飲酒禮命弟子設豐注豐形似豆而卑大又大射儀有豐注豐以承尊也說者謂若井鹿盧而近似豆大而卑此豐之本字本義若豐盛豐滿皆當是幽之本義後人借豐爲幽而又攷其字遂使許書有遺文鄭注爲贅說佚一字而兩書之義俱晦矣

本書半下草盛半半也詩子之半兮傳半豐滿也小爾雅廣言
半豐也半豐義竝通然豐乃幽之借字山中草木豐滿故謂之
幽與豆中半嶽累疊象幽之形者亦謂之豐一義之孳生也豐
姑敦又從林作豐馬融傳豐彤注林木貌山中艸木叢雜從艸
從木義無一定癸亥父巳高作豐仍從辨其證也瓦當文有辨
字瓦錢氏釋爲周之豐宮瓦以謂辨卽聲并引鄭君大射儀注
爲證阮文達以謂說文豐豐二字注皆被後人刪改豐從辨聲
豐亦從辨聲丰字古拜切古音與豐同豐豐從豆辨辨皆聲口
因爲象形口山與辨原可不相連屬故古文豐字無山亦可
媯方琦謂文達之言足正許書之誤然以豐主從因爲象形仍
從辨得聲是知辨爲半之古文而不知幽卽爲半之籀文許書

之古文豔仍從古文半字本非省豐宮瓦作𧇧亦從古文錢氏云𧇧卽聲亦非豐宮瓦作𧇧此其本字可見古人凡豐滿豐盛皆作𧇧作幽無有作豐者卽有段借作豐猶不廢𧇧幽之字豆豐之從幽雖從籀文半字亦以與豆間叢積豐滿更相似故云象形彗字上亦從𧇧本書云從又持𧇧彗從古文半字與豐從籀文半字一例幽字卽聲不必再云从𧇧聲是與鄭君注引作從豆幽聲尤脗合無間故知說文豐篆象形下當補入幽聲二字義乃足半篆下當依六書故補入古文𧇧字又依韻會改正補入籀文幽字文乃全此許書之所以難讀安得盡如豐字者有鄭君引文又有戴熊之能据古本可爲左證也

釋中

說文中內也從口從丨上下通也古文弣籀文

周鼎銘又

有作弣字

本作中和也大徐原本作中而也

宋麻沙本作中內也

段氏依義改爲內

也是矣方琦竊謂中乃指事字說文於上下皆云指事則中字

亦應云指事蓋指射事也中之本訓當爲弓矢發中之中從口

象弓形口象弓一象弓之弦從丨說文丨上下通象發矢已遠

之形弓許書云以近窮遠也象形周禮六弓玉弓弧弓以射甲

革樞質夾弓庾弓以射干侯鳥獸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矢下

許書云弓弩所以發矢也

發依玉篇補

從入象鏑括羽之形小篆弓

作弓矢作尖筆迹小異弓可作弓加弦卽爲弓象射時所持弓

形若平持則作口矢篆應作木上長象矢之幹其鐵乃鏑也中

離披爲羽下夾比應短象楛形石鼓文射字作𠄎鐘鼎文作𠄎

形亦同正象持弓矢命中之意禮射義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
弓矢審固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攷工記弓人其人安其弓
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
能以愿中皆中之本誼也以中訓內非內外之內讀如納說文
內入也

廣正納入也許書以內爲納

又入下云內也乃轉注齧聲之訓內云

從冂從入從冂音說文丙下云從一入口繫傳曰冂門也蓋與

醫字同義象藏弓於鞬與內字本義符合從入卽矢象

許書矢下云從

入又云自外而入卽發矢命中之誼卍甲穿札皆合內義訓中








爲內此其禡解也內既從入古天內二字多通用

尙書內于大麓列女傳引

內作入吳彝入門立中庭毛伯鼎作內二字

說文入內也象從上俱下也從上俱下

謂從上與下上篆文作上下作丁與入字篆作人結體相類中

字仰包作與入字俯夾作一義也矢字從入入正象矢入
卽栝也淮南主術訓曲直之不相入高注入中也以入訓中與
說文以內訓中同義後人習於引伸之義故不加斲古文作
屈中者漢時俗字當作象矢榦形宜直亦象矢矢上
羽亦象形籀文體多複故作蓋古者中正二字皆以爲本
訓今以中訓和以正訓是浸失本義中爲弓矢命中則正字亦
當以正鵠爲本訓小爾雅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禮射義
引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投壺主人奉矢司射奉中又云左
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投壺亦有射
法皆占義之未亡也說文中下又云從上下通者古文上下
皆從中者田上與下而言之其上畫也其下畫也者

上下通以丨卣上下乃得爲中禮射義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丨上下通象天地口亦象四方方旁也許書旁下云從二闕然本書云央旁同意央從大在口之內旁亦從口無疑古文兩尚從口口下云象遠界也口象弓形亦具口義築矢之時必界于中乃能遠發說文射字下云弓弩發于身而中于遠也攷工記弓人引之參中亦此義人之初生卽具射義則中爲射指事之字非其最初者哉

釋友

說文友字訓曰同志爲友從二又相交愛也

愛也二字依元應引補入本書

又手也象形三指者手之列多略不過三也

擊下云一指按撮下云兩指撮等下

云五

指將又義卽今之右字說文佑助作右而左右之右作又今右

行而又廢矣本書右下云手口相助也二又相交則成彡兼右助之義彡以交而得義者易曰君子定其交而後求又曰上下

交而其志同故本訓曰同志爲彡也上下交者卽上下其手亦

卽重彡爲彡之說重彡爲彡象交道也說文交交脛也

山海經交脛圖

脚脛曲反相交故謂之交趾

二又相交則取乎手而非取乎足交卽本書之

遂字遂下云會也會又有亼合之義與彡從二又相交正類淮

南說山篇云交畫不暢連環不解是以二文相合皆具交畫義

故二人爲从从相聽也反从爲从比密也重入爲从从別也相

背爲爪北乖也相反爲𠂔𠂔足刺撥也相歧爲𠂔𠂔對臥也它

如二入爲从从二入也二夫爲𠂔𠂔竝行也二丙爲𠂔𠂔兩耦

也二立爲𠂔𠂔并也二先爲𠂔𠂔進也

此皆與交友義有合者言之

推之水

相重則成林火相重則爲炎木相重則曰林土相重則名圭連
玉爲珽比田爲畱重口乃叩字重目乃眇字重耳乃聃字重頁
乃顛字許書重文不可枚舉然無不以交而見義本書爻交也
象易六爻頭交也二又爲爻古文五作又又下云象陰陽在天
地間交午也天地之道以二又而成用人之道亦以二又而成
交友篆從二又謂如左右手也交又爲爻有推挽扶持之象手
者須也友以相須而成義見釋名手者取也交友必先擇取也見詩
毛傳說文右手口相助也從口從又繫辭右助也友有相助之義
故從二又二又亦二右也廣雅右比也以右爲比易比卦比輔
也有內比外比之象古文又卽右又卽左友取相順故從又反
又爲又又相戾左也然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得賢友者有

輔相左右之道猶若左右手特兩手相比取其順從也今友下

古文作𠄎者玉篇作𠄎非或曰二寸相竝尤非也

此文𠄎不斷決非又十且

下皆作一小橫尤非寸畫加于旁

此字與夂之作𠄎相似

𠄎下皆作兩小畫者乃重文知本作𠄎字

也漢碑重文皆作二此古文作一乃省文人部仁字古文作志余亦謂非志乃人人心中固有之理凡下加一

小橫乃重人字此必古文有此筆意

𠄎下云揚雄說夂

即拱字

從兩手也且與拜下

古文從比從兩手作𠄎亦相類汗簡作𠄎正從兩手

說文手下古文作𠄎

與揚雄說拜從兩手下義亦合要不若𠄎之古文更有交臂之

象友相見禮必有拱手拜首以昭敬恭此古人制字之初意仍

不離乎兩手相比之指也古文友更作𠄎者四聲韻引石經作

𠄎然從羽從艸皆從羽之譌焦山鼎友作𠄎即此字本形古器

中有作𠄎者古文不論反正皆與古文友字合右篆作𠄎此

重又加口爲習正包右字手口相助之義故當從二手一口也

說文中凡從手重比之字義多相近𠄎下云竦手也揚雄說從

兩手作拜𠄎下云引也反𠄎卽攀字𠄎下云又手又手指相錯

古文爲𠄎亦象二爪相竝義

𠄎下云其舉也象兩人兩手竝故其之古文作

𠄎其合也其字從二𠄎相交錯形會意𠄎爲合同之象亦猶𠄎

爲分異之形又行相若謂之友若字或作𠄎

見說文

友有聯綴之

道重疊之爲發

說文象作發

友之從手相交可以理推而得矣鄭氏

論語注同門爲朋同志爲友揚子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

心面友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同志

者同心之謂淮南曰行合趣同千里相從行不合趣不同對門

不通趣志也說文無志字大徐補之曰志意也從心止聲志从

出出者往也以一心互相往來謂之志友之象取手口相助然必本乎心詩皇矣因心則友是也元應引說文有愛也二字愛

本書作恣字從心禮表記愛莫助之與右助義亦合周官經大

司徒五曰聯朋友朋古鳳字今借爲朋友之朋朋之制字據形

系聯與友相類合志同方營道同術其揆一也許子鐘朋作孫友作司王孫遺

諸鐘朋作荀子大友者所以相有也釋名友有也相保有也皆

同聲之訓論語有朋自遠方來釋云一本作友朋是有友古通有兼取義廣正有禮學記

七年視論學取友孟子曰友也者友其德也君子之交淡如水

故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韓詩外傳智可以砥行可以爲輔弼

者人友也交友易取友難益者三友損者三友聖人之指約而

備矣後世友道日薄書成絕交故楚詞云交不終兮怨長禮曰

說文交絕不出惡聲夫友曰交不終曰交絕卽非右助連屬之
道於先哲制字之義蓋昧如也







釋也

人變不爲平也

之言轉也

其轉音四以爲其音

說文也女陰也象形諸家解此字多闕而不釋以爲此乃古說
必有所受其實說文制字皆有形義無不可釋也女陰者坤爲
女乾陽坤陰陰卽陰陽之陰本書云輕清陽爲天重濁陰爲地
女陰卽坤陰之謂也坤爲地地字亦從也坤之文言曰地道也
妻道也又繫辭曰坤道成女是其證地從也也以也字有屬女屬
陰之義天從一從大地從土從也皆形包乎義也象形上當有
從匕二字也說文云變也從倒人指事近經傳皆以化爲之坤
有化生之道故從倒人象人初生時倒出非物化之謂繫辭云

此所以成變化荀爽曰在天爲變在地爲化又知變化之道者
虞翻曰在陽稱變在陰稱化坤作成物虞易爲坤化成物坤具
化生之義故也也字屬女屬陰卽從而制字篆應作今作
乃篆體沿譌小易其兌從者卽一象坤卦之始畫一或有作
者卅中秦石刻也尙作鐘鼎款識載秦
權也篆作卽匕字之變其
從一則不誤宅也二字互易如花爲他它篆尙從匕可證蓋象
形者謂象坤卦之形耳說卦云坤地也故稱乎母說文曰坤地
也從土從申申篆作申鍾鼎文申字尙有作知也篆之從
一其轉而爲者卽此意也

釋薦

說文鳥部無薦字驚下引詩云匪驚匪薦今詩小雅四月文作

匪鴛匪鳶集韻引說文亦作匪驚匪鳶似說文本作鳶不作鳶
且本有鳶篆而誤敘之也鳶下引詩匪驚匪鳶則鳶字必連文
緣鳶篆既譌作鳶遂并易其引詩之文今驚下云雕也從鳥敦
聲詩曰匪驚匪鳶連引鳶鳶鳥也從鳥苜聲大徐本引音鳶下
作與專切近儒段氏桂氏王氏皆以爲非改作五各切方琦謂
此必不可改也大徐本雖多譌此鳶下作與專切乃正篆譌而
音不譌也鳶字從弋雖弋鳶音近從弋則無從見義漢書多古
字梅福傳鳶鴟遭害字作鳶又張公神碑鳶鵠兮乳佛何亦
作鳶急就篇鳶鵠鵠桌鳶相視皇象碑本亦作鳶王氏伯申曰
鳶當作鳶從鳥戈聲以閱讀若縣虔讀若環爲證又云鳶字上
半與武字同體字當如鳶竊謂鳶之從戈乃必不可易之說且

與古戴字從戈合戈本書從戈才聲戈或省作戈如鐵鉞戴戴之例從弋則非也方琦嘗著識古字例一篇云字有從古文相近而譌者有從篆文相提而譌者有從隸變草書相似而譌者學者不可不知此薦字當卽鷺其必由篆文相提而譌弋字隸變作𠄎與戈字懸殊而篆文則相似弋篆作𠄎戈篆作戈正相似也其舊篆必作戈後人以說文不應漏鷺字遂誤認薦篆之鷺改爲鷺字不知鷺鷺連篆許君正采用詩四月文許書多此例毛傳數雛也鷺貪殘之鳥也許君於雛下亦云雛也鷺下云鷺鳥也正依此爲訓況今鷺下云鷺鳥也詩四月疏引說文作鷺鷺鳥也又早麓疏亦引說文云鷺鷺鳥也一見再見信而可徵是唐人所見說文本作鷺鷺鳥不作鷺鷺鳥顧氏玉篇鷺字下云

卽鷺字是皆能認篆文不譌之鷺字不謂之鷺並謂之鷺蓋唐

以前說文本有鷺字篆也何以明之文選鷓鴣賦李善注引說

文鷺雕也此是碣據

詩書並字偏旁多作少作並者

廣雅多本說文釋鳥亦

云鷺雕也漢書鄒陽傳不如一鷺注鷺大雕也亦依說文是說

文鷺篆及鷺下說解並敘後人遂卽相似之鷺篆誤改爲鷺又

改鷺下引詩匪鷺匪鷺作匪鷺匪鷺轉使鷺解與李善所引又

岐而鷺篆及解均誤皆後人不識古篆輕改古書所致也或曰

鷺可媾作弋以夏小正鳴弋爲證或曰鷺當作雉以鷓作雌雕

作鷓爲證此皆不知說文之鷺本卽鷺字字當從弋不得從弋

也

許君說文多采用淮南說

許君說文敘中云博采通人信而有徵淮南爲許君手注之書
宜其甄采之多也有采淮南而明著其書者如幾字鱧字芸字
蚘字畜字其五條有采淮南而不著其書者如說文名字下名
自命也乃繆稱訓文威字下火死於戌乃天文訓文鳳字下濯
羽弱水暮宿風穴乃覽冥訓文稱字下秋分而禾秒定乃天文
訓文又有許君自采淮南注中之說凡史傳志注類書所引許
君淮南注多有與說文同者其如千條已入舊著淮南說文補
註敘中不具述然有說文部內字非經籍中常見又非諸子百
家所有其僅見於淮南者爲采引淮南無疑卽有不僅見淮南
者而許君旣手注淮南其說文之訓出諸淮南注者必不甚少
夫抵說文一書成於註注淮南之後故采引必多余觸事校質

略爲刺取而不得不表出之如說文玉部琬下云圭有琬者琬

下云璧上起美色也卽說山訓琬琬之玉文璣下云珠之不圓

者也卽人間訓翡翠珠璣文碧下云石之青美者卽脩務訓瑤

碧玉珠文艸部荔下云艸也今高卽時則訓荔挺出文茨下云

以茅葦葢屋也卽原道訓茨之以生茅文蔭下云藹也卽人間

訓申某杜蔭文薄下云林薄也卽原道訓隱於榛薄之中文苻

惡草兒卽脩務訓野蕪有苻文苻字諸書少見僅存淮南者葩臬實也或

作廣卽齊俗訓胡人見廣文此字淮南時見高注亦與說文同口部哺下云咀

也口中嚼食也一切經引淮南許注正同卽倣眞訓含哺而游文咆下云嗥

也卽覽眞訓虎豹齧穴而不敢咆文喙下云魚口上見也卽主

術訓水濁則魚喙文今高本作噉依文選注引止部壁人不能行也卽說山

訓壁者見虎而不走文

高本

走部迴迭也卽要略使人通迴文

牙部孺齒蠹也卽說林訓斲木愈齟文

許本當作齟

齟缺齒也一目

曲齒卽道應訓若士齟然而关文

此字淮南僅見

言部諄下一曰諄

卽說山訓越人有重遲者人謂之諄文識下云驗也有徵驗之

書河圖所出曰讖

依元應引

卽說山訓讖書著之文爪部孚卯孚也

卽秦族訓卯孚於陵文

占經引許注正同

皮部敲擊頭也卽脩務訓救

敲不眠文皮部炮面生熱氣也卽說林訓潰小炮而發瘞疽文

此字僅見淮南

目部眚目匡也卽墜形訓大口決眚文眚察也卽說林

瞽無目而不可以睇文

今高本作察

瞽過目也卽說林不可以瞽文

瞽視也卽倣眞訓美者不能瞽文

今高本作瞽

眯草入目中也卽主

術訓若眯而撫文

此字淮南最多

鳥部鷺韜鷺也山鵲知來事鳥也卽

汜論訓乾鵠知來文鳩毒鳥也一名運日卽繆稱訓暉日知晏

文焉下云烏者日中之禽卽精神訓日中有跋烏文烏知太歲

之所在卽天文訓鵠巢穴而爲戶注文夕部殯胎敗也卽原道

訓獸胎不曠文臞少肉也卽脩務訓堯舜臞文臞腫也

腫下曰癩臞

卽脩務訓累繭重臞文臞部別下云分解也卽主術訓宰庖之

切割分別也文

此乃本義

骨部胛骸也卽原道訓胛之一毛文角部

觥牡犴羊生角者也卽齊俗訓楚王好觥冠文竹部簪首笄也

卽說林訓抽簪招燐文算蔽也所以蔽甌底卽說山訓弊算甌

甄文簪折竹篴也卽兵略訓擗刺簪文籟三孔籟也卽說山訓

視籟與竽文

高注正同

箠扇也卽精神訓冬日之箠文

今高注同

食部舖

日加申時也卽天文訓日至于悲谷爲舖時文

今高本作舖

韋部韓

井垣也卽主術訓吾據井榦而窺井底文

許本當作韓

木部橙橘屬

也卽原道訓江南樹橘之江北化而爲橙文

今高本

橙青皮木

卽倣眞訓櫟木已青翳文

櫟字僅見淮南

橙亦古文櫟卽倣眞訓莖葉

枝梓文

今本作梓誤文

棟木也卽時則訓其樹棟文

棟字別書少見

棟敢也卽

原道訓木處榛巢文槎衰斫也卽脩務訓野瓊有芄槎櫛文

楮穀也卽泰族訓亂之楮葉之中文樽下云樽桑神木日所出

也卽時則訓東至樽木之地文

淮南此字多見

檮酸小棗也卽兵略訓

伐檮棗而爲矜文

今本誤作棘依史記索隱引作檮棗

槌此門也卽繆稱訓無一

尺之槌文楛稅也謂大杖也卽詮言訓弄死桃楛文

今許注

稅

木杖也卽主術訓揮稅而狎犬文檄榜也卽說林訓檄不正不

可以爲弓文櫟山行所乘者卽脩務訓山之用藁文

許書作櫟檣櫛

一曰圈也卽主術訓養虎豹犀象者爲圈檻文

似專釋淮南者

標木杪

末也卽天文訓本標相應文榼酒器也卽汜論訓雷水足以溢

壺榼文彘字下日初出東湯谷所登榑桑木也卽天文訓日出

于湯谷文

許本作湯谷高本作湯谷

虫部坐草木妄生也卽覽冥訓皆狂生

而無本者文

狂乃坐之壞文此專采淮南者

日部暘傷暑也卽人間訓陰暘人

於樾下文晏無雲也卽繆稱訓暉日知晏文

文選注引許君淮南注正同

晞

乾也卽說山訓上食晞堞文禾部杪禾芒也卽天文訓秋分而

禾稊定文

許本作杪隋書律麻志引許注文同

穉虛無食也卽天文訓十二歲而

荒文

許本當作穉

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卽主術

訓大火昏中則種黍菽文

此疑采淮南注

黏相著也卽說山訓孔子見

黏蟬文米部糟酒滓也卽道應訓是直聖人之糟粕文

莊子音義引許

注正 同 穀糲米一斛舂爲八斗也卽主術訓棗食不穀文广部直

人相依直也卽說林訓沮舍之下文 玉篇引許本作直篆次于

御屋義 正同 厂部底柔石也卽說山訓必以柔砥文 許本當 作底 仄辟也

卽兵略訓硠路關津文 許本 作仄石部礪毒石也出漢中卽說林訓

入食礪而死文 此字僅 見淮南 碣特立之石也東海有碣石卽時則訓

自碣石文确礪石也卽人間訓其地确石而名醜文 此字專采 淮南書

礪石禮也卽原道訓攻大礪堅文 玉篇引磨碎 物亦曰礪 宀部宣下云天

子宣室也卽本經訓殺之于宣室文穴部突下云一曰竈突卽

繆稱訓以突隙之煙焚訓文广部瘞頸腫也卽說山訓鷄頭已

瘞文瘞脰氣足腫卽墜形訓岸下气多腫文 御覽引許 本正作瘞 瘞罷病

也卽覽冥訓平公瘞病文扁半枯也卽汜論訓偏枯之疾文 許 本

當必作癩是

網部罾積柴水中以聚魚也卽說林罾者扣舟文

卽采淮南
依王氏
校本

巾部幬禪帳也卽道應訓夜解齊將軍之幬帳文此字亦采

淮南

人部儻敗也卽俶眞訓然而不免於儻文

此字采淮南書但拙也卽

說山訓使但吹竽文

此字專采淮南今本作但譌文

僂下云南方有焦僂人長

三尺短之極也卽墜形訓西南方曰焦僂文

此字專釋淮南書 夔捷爲

蠻夷也卽齊俗訓羌氏夔翟文

亦似專釋淮南書

北部冀北方州也卽

覽冥訓殺黑龍于冀州文正部虛大正也昆侖正謂之昆侖虛

卽墜形訓掘昆侖虛以下地文

此字采淮南書

匕部眞仙人變形登天

也卽精神訓所謂眞人者文

卽本淮南書

衣部表下云一曰南北曰

表東西曰廣卽天文訓欲知東西南北廣表之數者文

此專采淮南書

舟部俞空中木爲舟也卽齊俗訓見窳木而知爲舟文

許本當作俞

頁部頌禿也卽齊俗訓親母爲其子治挖禿文此卽采淮南書頌傾首

也卽脩務訓左頤右倪文今本作俾一切經音義引許本作頤頤醜也今逐疫有

顯頭卽精神訓猶顯魄也文此亦采淮南書面部黼頰也卽說林訓

黼在頰則好文此專采淮南書鬼部幾鬼俗卽人間訓越人幾文此字僅見

淮魑剽捷之鬼也段氏依元應補此說文卽倣真訓傷死者其鬼魑文御覽

本引許馬部駢馬突也卽汜論訓而御駢馬也之文此亦采淮南書駢下

一曰市會依類篇引說文卽汜論訓晉國之大駟文御覽引許君淮南注駢市僧也類篇

引說文市會亦作市僧犬部狡少狗卽倣真訓狡狗之死也文此專采淮南書御覽

引許注淮南正同獼獼屬卽兵略訓不畜獼獼文此亦專采淮南書今許注亦同火部

熹炙也卽時則訓湛襄必潔文此亦采淮南書威滅也火死於戌陽

氣至戌而盡卽天文訓火死於戌文此專釋淮南書羹燧候表也邊有

警則舉卽泰族訓縣烽未轉文

今許注亦曰懸燧邊候見警舉燧義正合

炎部葬兵

死及牛馬之血爲莽莽鬼火也卽汜論訓久血爲燐文

此采淮南今許

注亦作兵死之士血爲鬼火

黑部黓黑有文也卽時則訓天子衣苑黃訓文

黓物中久雨青黑卽說山訓後黓黑文騰畫眉墨也卽脩務訓

粉白黛黑文

許書或作黛

黓者忘而息也卽原道訓黓然自得文

今高

本作默然廣韻引淮南作黓然此許本也

黓桑葚之黑也卽主術訓曰黓然文焱部

焱火華也卽覽冥訓追焱歸忽文

王懷祖曰焱卽颺字琦謂注中焱光中有影也決非颺字

乃焱字

大部臭大白澤也卽墜形訓西方曰九區曰泉澤文

琦謂

泉乃臭之誤西方白故曰臭澤臭或作皋故譌爲泉本書皤皓盱也臭字少見卽采淮南書

夷下云東夷從

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卽墜形訓東方有

不死之國文彙下云壯大也卽墜形訓多力而彙文

此專采淮南書立

部洵健也

一曰匠也卽人間訓室始成洵然善也文

此專采淮南書心

部恐愒也卽繆稱訓極于不已知者文極疾也卽覽冥訓安之

不極文

今高本作極誤文註亦訓意

惛思也卽兵略訓惛悛沮膽文蠢愚也

卽墜形訓其人蠢愚文水部漾水出隴蜀氏衝東至武都爲漢

古文作漾卽墜形訓洋水出其西北陬文

今高注有或作漾三字此許本說文洋水

非此潯水旁深也卽原道訓游于江潯文滢深廣也卽倣真訓汪

然平靜文沉下云一曰大澤兒卽墜形訓東南方曰沆澤文

今高

本作沆御覽引作沆澤

潯水暴至聲也卽倣真訓遼巢彭瀆而爲雨文

懷

祖曰彭瀆乃旁薄之誤琦謂應作瀆證之說文可信也宋本作薄亦下從舛

測深所至也卽原道訓

深不可測文

此卽採用淮南書

減疾流也卽本經訓抑減怒瀨文

此卽採用

淮南書

湍疾流也瀨淺水也卽原道訓爭處湍瀨文汙浮行水上

也卽說林訓舟覆乃見善游文澍時雨澍萬物卽秦族訓若春

雨之灌萬物無地而不澍文此採用淮南涘漬也卽倣真訓牛蹄之

涘文此字淮南書最多汰澍滴也卽要略所以洮汰滌蕩至意文今注涘瀟

也同滌久泔也卽人間訓漸之于滌文澍多汁卽原道訓甚渫而

澍文此字別書少見淮南凡四見當是專采淮南頌丹沙所化爲水銀也卽墜形訓

黃頌五百歲生黃金文此字亦僅見淮南書雨部霏雨止雲罷兒卽天文

訓道生於虛霏文此字別書亦少見魚部鱣魚也卽說山訓鱣魚出聽

文今高本作淫魚文選注引詳本作鱣鱣魚名卽說林訓今鱣之與蛇文門部閻

天門也楚人名門曰閻閻卽原道訓排閻閻文田部畛井田間

陌也卽要略弃其畛陌文手部握搯持也古文握作齧卽詮言

訓臺無所鑑謂之狂生文今注臺持也齧古握字臺乃齧之誤原道臺簡以游太清亦卽齧字擊

一指按也卽說林訓使工揪竅文揣摩也卽人間訓拊拊而泣

之文拊舉也或作橙卽齊俗訓子路橙溺文此采引淮南 猝持頭髮

也卽汜論訓猝其髮而拯之文此字專采淮南 攪捩也卽兵略訓猛獸

之攪文據拾也卽要略據逐萬事文環貫也卽兵略訓不環蜃

吻文扼引急也卽繆稱訓大絃扼則小絃絕矣文此字專采淮南或又作組

義同搭動也卽倣真訓動搭無形之域文此字亦為採引淮南 拈推也卽說

林訓以手拈文此字僅見淮南王書 撻拔取也卽倣真訓撻取吾情文今高

本作擗御覽引許本作撰 擗探也又曰搨擗引也卽倣真訓擗撻撻搨文此

當采淮南王書 籍刺也卽繆稱訓猿狄之捷來措文今許注措刺也卽籍字 扣牽

馬也卽汜論訓扣穆公之驂文此是本義 掄引也卽脩務訓掄步文

女部媧下云古之神聖女化萬物者也卽說林女媧所以七十

化也文蓼母古帝妃都醜也卽脩務訓蓼母化惟文

許注淮南當亦同此

娃圓深目也卽原道訓眊然能視文

許本或作娃

姐下云蜀人謂母

曰姐淮南謂之社卽說山訓社何愛速死文匸部匹四丈也卽

天文訓四丈而爲匹文

此卽本淮南書

因部因或說蠶薄也卽時則訓

具揲曲筓筐文

或作曲同

瓦部甌似小甌大口而卑用食甌小盆也

卽說林訓狗彘不擇甌甌而食文

此亦似采淮南書

弓部彄滿挽弓有

所嚮也卽原道扞烏號文

許本當作彄

彄滿弩也卽兵略訓疾如彄

弩文糸部經織從絲也卽汜論訓手經指挂文

此本義

絳細布也

卽齊俗訓弱絳羅紈文

此字采淮南

綺文縉也卽秦族訓衣之以綺

繡文縑并絲縉也卽齊俗訓縑之性黃文縑西胡氍布也卽人

間訓今日披裘縑文

許本作縑

紈素也卽脩務訓曳齊紈文

今許注正同

條扁緒也。紉，圓采條也。卽說林訓條可以爲纒，不必以紉文素

部。約曰：約，縞也。卽說林訓約之爲縞也。文今高本作鈞之縞也。文子作約之爲縞許

當同格枝格也。卽說林訓枝格之屬文。此本淮南虫部騰神蛇卽主術

訓。騰蛇游霧而動文。此采淮南蚺大蛇可食卽精神訓。越人得髯蛇

以爲上肴文。卽采淮南蟻蝨之子也。卽說林訓湯沐具而蟻蝨

相弔文。螭若龍而黃，或曰無角曰螭。卽覽冥訓：前白螭文。蝮蛇

屬黑色，潛于神淵，能興雲雨，或作蜺。卽齊俗訓：其以致雨不若

黑蜺文。此許君采用淮南正文并蠶毒虫也。卽倣真訓：蜂蠶螫

指文。蝟肩也。井中蟲卽說林訓：子子爲蝟文。通俗文：蝟化蛻蛇

蟬所解皮也。卽精神訓：蟬蛻蛇解文。此卽采蠹多足蟲也。卽說

林訓：蝟者貴之文。此亦采卵部：蝦卵不孕也。卽原道訓：烏卵不

覈文此字專采淮南王書土部墩礲也卽墜形訓肥墩文璽王者之印也

或從玉作璽卽時則訓固封璽文堞塊也卽人間訓非一堞所

能塞也文此采淮南今許注正同埵堅土也卽說林訓窟穴者託埵防文

堀突也卽脩務訓堀虛連望文此采淮南埵地埵罅也卽俶真訓未

有埵罅文卽采淮南金部鋌銅鐵樸也卽脩務訓苗山之鋌文今許注正

同鑿鐵文也卽本經訓鍛錫文饒文說文卽采此與許本作羊頭之銷爲饒同饒大

鉏也卽齊俗訓而笑饒插文鉛青金也卽人間訓鉛之與丹文

似采淮南鏡景也卽脩務訓明鏡之始下型文錫銀鉛之間也卽脩

務訓挖以元錫文鏃陽鏃也卽天文訓陽燧見日文鑑下一曰

鑑諸也可以取明水於月卽天文訓方諸見月文鑊鑄也卽說

山訓而知一鑊之味文鑊鼎也卽說山訓鑊在其間文此字采淮南其

字許書亦鑄一曰琢石卽本經訓鑄山石文鑄鑄鱗鐘上橫木
官作鑄

上金華也卽倣真訓華藻鑄鮮文

此許君似采淮南今淮南作鑄鮮高本也陳左海定爲許

本作鑄鮮是也
證之說文益信

鎗鐘聲也卽說山訓有竊其鐘負而走者鎗然

有聲文縱小矛也卽兵略訓脩鍬短縱文鐔矛戟秘下銅鐔也

卽原道訓刃犯難而鐔無患文車部轆車衡載轡者卽說山訓

遺人車而稅其轆之訓文輶反推車令有所付也卽覽冥訓輶

車奉饗文

此字采淮南書

官部附陵也卽繆稱訓岸隋必陲文西部酤

一宿酒也一曰買酒也卽說林訓而不酤則竭文以上諸文出

於淮南者大半可引者甚眾不繁列也又如刀部剗剗曲刀也

與本經訓無所用其剗剗連文正同

文選注引許注亦作剗剗曲刀

人部𠄎𠄎

醜面也與脩務訓摹母𠄎𠄎連文正同

許君卽采淮南書

厂部𠄎諸治

玉石也與說山訓玉待礚諸而成器連文正同

高本作礚諸許本必作屨諸且

卽專采淮南

鳥部駿驥驚雉也秦漢之間侍中冠駿驥冠與齊俗訓

冠駿驥連文正同

文選注引許注淮南正同

豸部猊似貙虎爪食人迅走

與本經訓猊猊爲民害連文正同

今高本作窳窳文選注引許注正作猊猊

馬部駒

駢北野之良馬也與主術訓騎驟馬而服駒駢連文正同

羣書治要

引許注淮南注同

虫部蝮蝮山川之精物也與詮言訓水生罔兩連文

正同蝮蝮守宮也

見蝮字下

與精神訓視龍猶蝮蝮連文正同說文

中更有灼知爲采淮南者如草部蔣蒞蔣也蒞雕胡一名蔣二

象相連卽原道訓浸潭蒞蔣之文也竹部箠箠也箠判竹圓以

盛穀也二篆相連卽精神訓守其箠箠之文也又箠下云箠蓋

也箠下云箠無柄也箠箠二篆相連卽說林訓或以箠或以箠

文也糸部統紀也紀別絲也統紀二篆相連卽秦族訓抽其統

紀文也金部鋌銅鐵樸也鑣鐵文也二篆相連卽脩務訓苗山

之鋌羊頭之銷文也

銷爲銷鑣讀說文知許本作鑣文選注引許君淮南注銷生鐵文也銷亦沿俗本而

譌

又錙六銖也錘八銖也二篆相連卽說林訓而無錙錘之磴

諸文

今高本注正同當是許注

疒部瘞小腫也一曰族累疽久癰也二篆相

連卽說山訓潰小胞而發瘞疽文也更有說文中三篆相連者

如重部蠲動也歧行也蠲重行也卽倣真訓蠲飛蠲動歧行喙

息之文肉部肱婦孕一月也胎婦孕三月也肌肉也卽精神訓

二月而肱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之文也又有四篆相連者如口

部呼外息也吸內息也噓吹也吹噓也四篆相連精神訓有呼

吸吹噓吐故內新之文許君卽采此成句也木部機主發謂之

機滕持經者也杼機之持緯者複機持綰者四篆相連汜論訓
有爲之機杼滕複之文今作勝許君又連采此成句也要之說
文一書采引古冊皆有左諫淮南旣爲許君手注之書且又漢
初淮南賓客最博宜許君采之說文解字內纍纍若貫也杼爲
此篇未始非讀許書之一快爾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百二十二終

會稽陶濬宣校
江陰馬銘

昏禮重別論對駁義序

古禮之存於經典多有彼此歧異前後殊軌賴有傳注及後儒者之所論難而其義始明故班生敘白虎通義鄭君駁五經異義凡以詳列師說互證得失同爲實事求是之學而已吾友儀徵劉伯山明經博綜經史凡立一義必洞悉古今同異之故閩劉鷺汀刺史掣精三禮與其師陳恭甫編修相似二君皆以言學締交明經習左氏春秋會著先配後祖賈服義三篇謂大夫以上皆三月成昏據列女傳所載宋共伯姬齊孝孟姬事證之又以其說推之草蟲諸詩皆同此禮刺史則援士昏禮篇首無士字而曰昏禮下達

刺史初說如此後從鄭氏以下達爲媒氏通言義似遜前

又昏義郊特

牲皆通說昏禮則自天子至大夫士皆當夕成昏無三月成昏

之禮列女傳所載共伯姬孝孟姬皆記禮者之失反復辨論成昏禮重別論質之明經決其可否明經爲之平刺史更爲之對皆各尊所聞俟相見時議之而明經還歸道山明經之子壽曾亦以雋才世其家學爰取先著引信其義又取刺史論對臚列而詳辨之成昏禮重別論對駁議凡萬餘言援引該洽雖辨不爭以視世之黨同伐異好名競勝者侷乎其不可同日語矣冕則謂明經所據列女傳必不可駁而昏禮所言下達實爲大夫以下通行之禮

玉藻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與此言下達義同

故曰無大夫冠禮而

有其昏禮則知大夫亦是當夕成昏也至天子諸侯皆三月廟

見後成昏三月者所以致齋戒也

禮帝牛在滌三月亦取豐潔之義月令於仲夏仲冬皆言

君子齋戒足知齋戒本無定期非但如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矣

蓋爵愈貴則禮愈尊亦愈嚴故

凡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鄭公子忽就昏於陳不俟歸國

廟見而卽成昏

諸侯世子命於天子其禮當視小國之君

故先配後祖陳鍼子譏之

其後共伯姬孝孟姬皆克守禮以行而列女傳亦卽特載其事則知當時之諸侯多不循此禮矣昏義卽昏禮之義昏義郊特牲雜說昏制文皆完善不必疑其有闕佚也凡此與明經刺史說稍有異故因壽會此編爲附著之壽會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試更爲冕決之何如同治辛未六月寶應劉恭冕

論漢代景帝之詞賦同篇平宋六月其意則與夫

乃其言雖多而無言其辭甚明善之善言其理甚精其意甚

其辭又皆時文首其善不為以其言雖多而其意則與夫

以爲其利之漸對其本而此則其言雖多而其意則與夫

其辭又皆時文首其善不為以其言雖多而其意則與夫

其辭又皆時文首其善不為以其言雖多而其意則與夫

其辭又皆時文首其善不為以其言雖多而其意則與夫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百二十三

南菁書院

昏禮重別論對駁義一

儀徵劉壽曾恭甫著

重別論一

儀禮十七篇皆以篇目冠首惟士昏禮篇首無士字而曰昏禮下達鄭以下達爲媒氏通言或云經有脫字應云士昏禮媒氏下達也疑莫能明矣

平云考工記玉人穀圭七寸天子聘女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則天子諸侯納徵之禮與士之但用皮幣不同確有明文無須疑下達爲天子下達於士

對云朱子曾疑下達二字爲用雁而發前人已經辨明鄙意則疑下達二字爲昏禮二字而發蓋禮名爲昏則既昏成禮自天子達於庶人一耳胡氏竹邨儀禮正義云婿親迎用昏

因名其禮爲昏禮自天子以下禮之隆殺不同而其名昏則同故禮記哀公問言天子諸侯親迎之禮曰大昏周禮大司徒言聚萬民之政曰多昏是上下皆名昏也蒙按嫁娶之禮屆初昏行事故名爲昏壻以昏迎妻因而至故謂壻爲昏妻爲姻妻以昏至夫因而成匹配故又謂婦黨爲昏夫黨爲姻姻之義起於昏昏之義起於當夕成禮故又謂之昏媾昏與媾皆配匹之名耳下達之義先據玉藻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之文考公冠以裸將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士以下安得有此而云下達者專指始冠而言耳與此下達專指昏時行禮而言似屬一例故以爲疑旣又思昏禮究屬篇名下達上不云自某某則文理又殊考表記事君不下達鄭以不

以私事自通於君解之與昏禮注媒氏通言意近則下爲男
下女之下其義自長故不徑主前說然昏之名義原主當夕

成昏禮不可謂非上下之達禮也

詩昏以爲期六禮有請期
屆時日期初昏嫁娶之期

卽成昏之期移於
三月後則愆期矣

壽曾謹按下達二字指旣昏成禮自天子達於庶人禮家從
無此義先生於穀圭大璋之確證旣無從置辨乃引胡氏正
義以牽附其說然胡氏明云自天子以下禮之隆殺不同而
其名昏則同是同者昏之名也 不同者昏之禮也 今謂上下
皆名昏卽當上下皆同禮誤之甚矣至玉藻諸侯下達之文
自指始冠而言但下達祇緇布冠一節不可以賅全禮故特
筆著之冠禮緇布冠之下達有證昏禮旣夕成昏之下達無

星清系角經
證安可指爲一例賈疏申鄭義云言下達者男爲上女爲下
取陽唱陰和之義故云下達謂以言詞下通於女氏也先生
旣謂下達主當夕成昏而又謂下爲男下女之下鄭義自長
可知義不安於心者終不能執守也東門之楊乃庶人之詩
其曰昏以爲期不足爲大夫以上之證愆期自指請期不關
當夕

重別
論一 人倫之始首重男女有別業已親迎以來矣又故遲其妃
匹令婦入夫家無往非涉嫌包羞豈坊淫章別之道乎

平云拙作中篇云後世未昏之婦童養於夫家者士以下頗
多而大夫以上甚少與古人留車反馬之禮情事迥殊故有
以男女長成室廬湫隘無深宮固門之隔至經年累月之久

而遷延未昏者此乃流俗之所行非古禮之所許矣尊作此
段正可援爲鄙說之證然只可以砭流俗未可以疑古禮也
對云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昏禮當夕
成昏故自親迎後夫婦相見步步相隨不特授綬及合巹共
牢爲相授受相襲處而在塗則每曲必顧

詩韓侯顧之傳
曲顧道儀也

迎

自遠方則必行見諸舍見諸至則俟門俟著俟堂卽席則賸
御沃盥交卽平時夫婦未有如此之暱者以其將成昏先以

此爲之節文以寓敬而親之之義也昏義以自納采至請期
爲敬慎重正以親迎至共牢合巹爲親之不言衽席相接事

者以衽席之間無義可發已統於親迎節內

觀後夙興婦沐
浴俟見可見當

夕成昏但一親字足以該之而統之曰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

之大體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以遠嫌爲

別迨成昏之夕則以相親爲厚別

卽曲禮以厚其別也之意

當夕成妃偶

爲昏之實合體同尊卑爲昏之文惟有其實而後文以行焉
倘成配在三月以後而先行以上諸節則爲導淫蒙垢而非
厚別矣所謂女子遠丈夫也季芊猶知言之親迎相見便正
以夫婦之名其事豈可中輟今謂深宮固門閨寺守之合昏
以後男女忽相避面可以無嫌而不知業已受其狎瀆何往
而非包羞况問安視膳子婦所同皆日用之恒其能不涉嫌
乎

壽曾謹按郊特牲引昏義云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

夫婦之義由此始也推昏義之說則親迎後授綏曲願行見

舍見俟門俟著俟堂卽席媵御沃盥交合番共牢諸節爲相授受相襲處者夫婦之定分宜然也不得謂導淫蒙垢也更不得謂狎瀆包羞也謂平時夫婦未有如此之暱尤失詞之甚者也至夙興婦沐浴俟見乃士昏禮非大夫以上昏禮不可指爲衽席相接若謂昏禮敬慎重正而後親之親字指當夕成昏而言無論昏義此節專屬士禮卽謂指大夫以上而言則敬慎重正四字用以解三月成昏不彌覺親切乎禮之有文者所以導實者也同尊卑者文先也成妃偶者實後也謂有實而後文以行是也謂文行而實不容緩非也季莘之於鍾建未有夫婦定分故以女子遠丈夫爲言若六禮旣行則夫婦有定分矣旣有夫婦定分何得仍以遠丈夫爲言耶

三月而成昏學爲婦也問安視膳何不可同之有若仍曰涉嫌則重在成妻不重成婦矣非禮意也

對云郊特牲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注謂其牢而

食同尊卑也卽賈氏所言齊矣成昏之夕衽席未接先行此

禮以見妻之爲齊言齊則配自見

時已夜深徹饌施席一轉移間否則夫婦何所歸宿

徧檢載籍何無一言

卽如妻之言齊不可謂齊而未配妃卽是配不可

謂配而未齊記明云告之以直信一行齊禮便是委身所天

終身不改而不與作配是謂二三其德爲罔極之行而謂大

夫以上爲之乎

配後倘不賢自有出之一道三月是一大節目三月以後亦未嘗不可出也

壽曾謹按左氏賈注禮齊而未配著一禮字則齊而未配當

係逸禮之文郊特牲鄭注同尊卑也句下仍有齊或爲醮句

齊醮二字士昏禮均無之鄭注以其牢而食釋齊則別本之作醮或如士昏禮三醮之比齊醮皆大夫以上昏禮節目故郊特牲釋其義非空文也先生謂齊卽是配而以徹饌施席後夫婦無所歸宿爲疑不知徹饌施席乃士昏禮未可槩之大夫以上也妻齊妃配二義牽合齊配尤爲影響齊禮二字更無所徵大夫以上三月成昏之禮先王定之賢媛如宋恭伯姬齊孝孟姬守之何可斥爲二三其德罔極之行耶先生旣不信賈服廟見成昏之說而又謂出妻之道三月是一大節目未免矛盾

對云嫁娶用昏鄭氏以爲陽往陰來蓋亦望文生意

本自虎通陰陽

交說昕亦以陽交陰何不用之方氏苞曰親迎昏以爲期蓋必

已成夫婦而後可見於舅姑若早至而不見所尊則嫌於慢
 故必近夜為宜此說至為簡當而未盡也縱見舅姑可俟諸
 異日若使早到諸禮行畢而端然以居即非所以章別貞正
 之男女必有儼然不可終日者故必於鄉晦入息時迎以成
 夫婦為亟亟也觀於親迎至門女父出迎揖讓而入經書曰
 賓曰主人迨奠雁降出婦從始正婦之名御車授綬始正婿
 之名須斯之間名之不可輕假如是孰謂曠一日而可介於

不婦不女間乎

土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纁帶注主人婿也婿為婦主又云至於門外主人元端迎於門外

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注云賓婿敖氏云此時賓爵弁服而主人元端不嫌於服異者不正與賓為禮特迎而道之入廟耳經又云主人揖入賓執雁從至於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注云賓升奠雁主人不答拜明主為授女再主人不降送禮不參沈氏彤曰此時女在房中南面俟婿

婿當楣北面而奠雁拜所謂執摯以相見也婿婦之相見自此始婦不答拜謙不敢當其盛禮蓋少避之主人西面於阼階上女房外南面而賓北面奠雁是許之執摯以相見若父母親授之故曰婿親受之於其父母也盛氏曰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禮乃於奠雁時行之者昏義云蓋親受之於其父母也得其旨矣既從夫而出卽謂之婦此禮經正名之義經又云婿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沈氏形曰此稱婿不稱賓者女未授則賓之女既從則婿之皆對主人而稱也此辨名定分之義據此則親迎之夕女父不能不迎導不能不授女故有行禮之節而奠雁不答拜出不降送明示以專爲迎女而設而不以己參之而婿父則無行禮之節故不著於經足見此禮專爲夫婦相見以成配偶非見尊者之日矣未奠雁以前女父與婿以賓主相接凜然名之不可假尋繹禮義親誰謂不於當夕成昏而男女可以豫爲狎瀆哉

迎之夕男女之家儀節繁多有同時並舉者有參差兼舉者

有省文從質者無非取其敏捷竣事以重配合之大禮

昏禮期初

昏男家卽豫陳饌女家卽於廟設筵醴女以俟婿遂於昏時親迎三者並舉故不宿留而逮事中容贊者請事賓主揖讓入門升階奠雁女父母諸母戒女正笄衣施衿結帨施鞶出婿親御授綏姆辭婿乘其車先諸節不能不少須迨至門揖

入後移鼎俎諸饌贊者設饌告具夫婦皆祭啻食舉爾黍不
及稷三飯卽卒食贊三醕夫婦皆拜婦不俟拜三醕贊皆自
酢夫婦不酢皆視他禮爲簡迨徹室饌於房媵御卽交設席
夫婦說服說纓燭出御方餞餘其儀節皆簡質敏速無非取
其逮事以重配
合之正禮也
大夫以上迎女不能不用昏其禮又何以易

之

壽曾謹按昏禮幽陰之義也鄭氏釋昏爲陽往陰來較勝白
虎通陰陽交之義非本之也若謂用昕亦可則是陰往陽來
非幽陰之義矣方氏謂已成夫婦而後見舅姑此因士昏禮
質明婦沐浴俟見爲之說然方氏但主士昏言初未言大夫
以上禮亦同也大夫以上見舅姑之日禮無明文可徵
先生引先君說謂質明婦見舅姑大夫士同先君無此說
然大夫以上昏禮儀節必異於士
以下也稱婦稱壻名原不可輕假然昏禮夫婦之名定於親

迎之頃大夫士所同不係於成昏也先生此段所述皆士昏禮故謂親迎之夕儀節取其敏捷若大夫以上三月廟見乃成昏則親迎爲一節成昏又一節成昏必當用昏而親迎似不必用昏何得謂大夫以上其禮不能易於士

重別論一

昏義以見舅姑與饗婦異日鄭氏以爲容有大夫禮

平云拙作中篇云以士昏禮考之舅姑卒食之後婦餽其饌婦饌之後媵御餽其饌既已徹饌餽餘若再行饗婦之禮未免重複無義士昏禮之饗婦必在盥饋之次日無疑其不言厥明者從省文耳觀於下文云舅饗送者姑饗婦人送者鄭彼注云凡饗速之賈疏云凡速者皆就館速之既曰就館速之則必別是一日不與饗婦同日可知其不言異日者亦省

文耳否則成昏之次日婦見舅姑贊醴婦婦盥饋餽餘其儀節甚多若饗婦復於是日饗從者又於是日吾恐禮數則煩煩則怠而日力亦不暇給矣况昏義所言特豚實指士禮鄭注謂容大夫以上乃疑而未定之詞不必泥也

對云平所論士昏禮醴婦饗婦必不能同日禮不言厥明者省文自屬定論吳氏廷華說亦然而此較詳然昏義發明禮意博大精深謂專爲士而發而與天子諸侯大夫無與則不可況下明言天子與后之制乎饋以特豚亦取同牢之義故用特孔氏正義云大夫以上非惟特豚而已愚謂此婦盥饋取其孝養不必盛饌非祭祀可比大夫之常食朔食必不用少牢而豚爲養老之資上下可用

老者非肉不飽

則特豚之饋亦可

通大夫士言之未可知也

壽曾謹按此條於先君所論士昏禮醴婦饗婦必不能同日無駁難其謂昏義兼大夫以上士以下言之亦與先君義同特其旨微異辨詳下條孔疏以特豚屬士昏禮不從鄭注之疑詞深得經義蓋盥饋乃昏禮大節目非常食朔食之比安可舍應用之少牢降而從士之特豚耶

重別論一

昏義篇末泛及天子與后六宮六官之制明不專爲士昏發也郊特牲有元冕齊戒之文五冕皆元所謂冕而親迎與士親迎服爵弁異知亦通大夫以上不專言士禮也

平云昏義及郊特牲所引昏義皆以士禮爲主間有涉及天子諸侯大夫者特引伸推廣之義儀禮各篇記中多有此例

如士相見篇未涉及燕見於君鄉射篇未涉及國君之射是其明證未可謂昏義非釋士昏禮也

對云平謂禮記昏義以士昏禮爲主推及天子是則然矣若郊特牲所引昏義自親迎說到饗婦節次井然中有元冕齊戒鬼神陰陽爲社稷主之語又云婦人無爵從夫之爵注云爵謂夫命謂大夫則妻爲命婦之語謂不兼諸侯以下言之得乎倘使大夫以上成昏之禮與士有異則兩記必分析言之以發其義又何至取不同者而強之同乎且其美言精義如許閔深大夫以上可勿與乎吳氏廷華曰士昏禮器服無一定之等如用雁爲大夫之摯墨車爲大夫之車其餘如爵弁與禁又俱爲士禮注以墨車爲攝盛疏以女從纁黼爲假

盛愚謂若以攝盛則車服等俱應從大夫禮胡又有攝有不攝之分又云器服不過錯舉士大夫禮以爲之準俾行禮者得六禮大節所在奉而行之餘則各引其分而爲之具聖人制禮之義大略如此胡氏儀禮正義直主其說且謂記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卽士昏禮此篇是也以此而推則昏義郊特牲所言昏禮泛及天子諸侯雖禮之隆殺與士不同而節文大義則未有不同故錯舉以見義可知也

壽曾謹按先君謂昏義以士禮爲主蓋兼禮記昏義及郊特牲言之非略郊特牲之昏義也先生誤執爲但及冠昏鄉射之昏義而未及郊特牲之昏義故於郊特牲所述昏義近於大夫以上者條舉辨之其實先君第謂以士禮爲主非謂大

夫以上可勿與也禮經三百必當有大夫以上昏禮則必有

大夫以上昏禮義禮記所存昏義乃漢儒掇拾之餘約略附

著者何可責其當分析言之耶蓋士昏禮存故昏義略備大

夫以上昏禮亡故昏義不完冠昏鄉射之昏義郊特牲之昏

義皆以士禮爲主而皆有大夫以上禮以聽後人別擇

儀禮經傳

通解士昏義內不取郊特牲元冕齊戒鬼神陰陽等語其別擇最精審

并非取不同而強之同

也左氏宣五年正義云儀禮昏禮者士之禮也其禮無反馬

故何休據之作膏肓以難左氏鄭元箴之曰冠義云無大夫

冠禮而有其昏禮則昏禮者天子諸侯大夫皆異也先君中

篇引之謂天子諸侯大夫昏禮與士昏禮不同蓋依據鄭義

也吳氏謂士昏禮錯舉士大夫禮其說頗新然鄭注用雁云

取其順陰陽往來疏云此昏禮無問尊卑皆用雁是用雁非用大夫之摯也又注爵弁纁裳云爵弁而纁裳元冕之次大

夫以上親迎冕服疏云士家自祭服元端助祭用爵弁今爵弁用助祭之服親迎一爲攝盛是攝盛不止用大夫墨車也

且不得疑車攝盛而服不攝盛也士昏有士禮大夫昏有大

夫禮士之攝盛視大夫然不能全視大夫也特車服耳女從之類

蔽假盛與士之纁裳攝盛同一義若大夫攝盛則當視諸侯矣今謂錯舉大

夫士禮則士有攝盛大夫無攝盛也先王制禮必辨等威若

比而同之而猶謂待奉行者引其分而爲之具則又安用先

王制禮爲也胡氏以士昏禮當大夫昏禮儒先從無此義較

吳說尤武斷不足辨也

重別

論二莊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覲用

幣戊寅爲丁丑次日以其宗婦之覲用知丁丑姜入卽是昏期

也

平云宗婦覲夫人不必定是成昏卽使果俟成昏之後而魯
莊哀姜所行亦不可爲典要蓋納幣時覲社時親迎時皆有
物議故公羊比以陳佗穀梁指爲尸女其入國卽成昏不肯
三月之後固其所矣

對云春秋之義諸侯昏禮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境稱
夫人旣正夫人之名安得不與成昏若必俟三月方成昏則
合昏之後卽已幽閉別館深宮固門闔寺守之夫且不見豈
容與他人接而遽正小君之位受宗婦之覲非所聞也魯莊

哀姜行事原不足法然御孫止諫用幣非禮而不言宗婦覲之非想亦當時習見之事莊依附禮文而用幣以說夫人耳蓋宗婦有內宗外宗其內宗則皆姑姊妹及諸婦矣徐摛以爲覲見之節卽堂下之儀丁丑昏期戊寅覲見亦恰合堂下之儀故援以爲說然亦非要義也

壽曾謹按此條誠非要義先生所引春秋諸侯昏禮在國在塗入境之稱出公羊隱五年傳何注云在塗見夫服從之辭是此婦字乃對夫而言若如先生之說則旣正婦名在塗卽當成昏亦不必俟入境矣丁丑昏期三傳皆無明文穀梁且責其成昏於齊又何丁丑昏期之有況宗婦之覲無以見其在成昏後耶先君禮說但主三月成昏非謂合禭之後婦卽

幽閉不與他人接也幽閉爲婦人之刑措詞尤失檢左氏云
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覲見之儀據梁書裴昭明傳乃晉
宋已來議禮者之說不見於他經徐摛援雜記堂下之儀解
之亦近牽附恐非古禮故春秋特書以示譏御孫之但諫用
幣亦舉失禮之尤耳

重別

論二碩人篇箋云莊姜自近郊乘車馬入君之朝大夫朝夕皆

早退無使君之勞倦者以君夫人新爲妃耦宜親親之故此則
夫人從近郊入朝便應成妃耦

平云記云共牢而食合卺而醑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鄭箋
所云妃耦親卽指此而言蓋妃耦之義生於合體同尊卑
故共牢合卺卽所以親之不待成昏之後然後謂之親也

對云鄭君之義以從天子以下至士當夕成昏其箋詩必不以其牢合昏爲配耦也大夫卽不近情何至當君共牢合昏之時而不退以勞之所謂無使君勞者正體之於燕私之地所謂新爲妃耦宜親親之故也蓋公平日退朝居路寢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此雖昏時而臣之朝君朝見爲常有事則亦有夕見者詩人以之相戒致殷勤耳

壽曾謹按詩魏風葛屨正義引駁異義云昏禮之暮枕席相連是其當夕成昏也曾子問正義云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當夕成昏先生所述鄭君義蓋本於此先君上篇云康成注禮記坊記卽引伯姬歸宋季孫致女以證恐事之違婦不親夫是先廟見後成昏之禮鄭君固嘗援據之矣其

以祖爲祖道乃駁五經異義之詞

卽葛履正義所引

與禮注迥殊係

早年未定之論當以禮注爲正也先生但據駁異義遂謂碩人箋亦主當夕成昏考鄭君箋詩在注禮之前卽令碩人箋主當夕成昏亦係未定之論不足援據若謂親親定指成昏則大夫速退無使君勞二語戲而不雅近於君臣相謔非詩人相戒致殷勤之意矣

重別論

草蟲篇序云卿大夫妻以禮自防也而云未見君子憂心沖沖亦旣見止亦旣覯止我心則降箋云女在塗衝衝然憂不得當君子旣見謂同牢旣覯謂已昏自此可以安父母故心下也此又爲大夫以上初昏成禮之確證矣

平云拙作下篇云草蟲詩中言采蕨采薇謂以供宗廟祭祀

之釧羹

儀禮公食大夫禮記云釧芼牛薺羊苦豕薇皆有滑鄭注云滑董苴之屬賈疏云按士虞記云釧芼用苦

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苴鄭注云苴董類也云之屬者其中兼有葵也齊民要術引陸璣疏云蕨淪爲茹滑美如葵鄭注以滑爲董苴之屬蕨與薇皆董苴之屬也內則以粉榆與董苴並言足證之屬二字所包者廣矣

其三言未

見君子謂初嫁三月之前尙未成昏慮其被出其三言亦既

見止亦既覲止亦謂新嫁三月之後既已成禮可不歸宗蓋

采薇采蕨之時猶未行祭見止覲止之際方始成昏是祭之

禮行於前昏之禮行於後此卽毛傳所謂卿大夫之妻待禮

而行隨從君子亦卽序所謂大夫妻能以禮自防耳鄭箋以

未見爲在塗既見爲同牢而食因謂采薇采蕨爲在塗所見

然而采蘩於沼沚采蘋於南澗采藻於行潦皆非在塗所見

則采蕨薇於南山亦非在塗所見可知況所謂未見者言未

見其接待非未見其容儀誠以親迎已見容儀不待同牢之

際成昏乃見接待非指同牢之時

草蟲正義云按昏義婿親受之於父母則在家已見

矣今在塗言未見者謂未見君子接待之禮而心憂非謂未見其面目而已今按正義以未見接待非謂未見其面目其說是矣然仍從鄭說以未見爲在塗時既見爲同牢時其說非也若同牢謂之接待則親迎亦可謂之接待何得謂在塗時未接

待乎

若謂未見君子指不親迎者而言非指未成昏而言

則凡當夕成昏縱被出歸宗亦必待至次日斷無初至時卽不同牢之理何必以未同牢爲憂既同牢遂不憂乎然則未見君子者卽賈氏左傳注所言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成昏蓋雖同牢而食尙未同室而居此三月之中無事不當相見故必俟采蘋采芣以供祭之後始見接待於君子也

對云劉君說采蘋采芣足供祭祀之鉶羹援據該浹可謂辨

矣但謂草蟲之采蕨采薇爲廟見後成昏其說非也采蘩采蘋所以爲祭祀皆本序說草蟲若亦是祭序何不言而祇云大夫妻以禮自防一也鄉樂於采蘩後越草蟲取采蘋明非一類隱三年左傳言可薦於鬼神亦連舉采蘩采蘋而不及草蟲若皆祭祀之作何以獨遺二也采蘩曰用之公侯之宮采蘋曰奠之宗室牖下詩中明言祭祀而草蟲不云三也蕨薇本生於山陸璣云薇山菜四月曰山有蕨薇箋云生得其所故爲在塗所見若云爲供祭則小雅亦詠采薇何以非供

祭四也采蘩所以爲夫人奉祭祀者蘩爲豆菹夫人所薦

正義

云知蘩不爲羹者祭統云夫人薦豆九嬪職云贊后薦徹豆籩是王后夫人以豆爲重故關雎箋云后妃供苜菜之菹亦不爲羹采蘋知爲羹者以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故見藻故知爲羹且使季女設之不以薦事爲重與此異也

其不失職采蘋所以爲大夫妻可以共祭祀者以蘋藻爲銅

殖教成之祭有齊之女所自薦故以爲能循爲女時所學所

觀之法度

箋以爲卽內則觀於祭祀禮相助奠之法度

若少牢饋食之鉶羹乃佐

食所設

詩正義云特牲主婦及兩銅莖設於豆南少牢無主婦設羹之事

非主婦親薦如以

爲大夫妻祭祀之詩何舍自薦之豆實泛及不薦之鉶羹非

其義矣五也凡祭必夫婦親之故有奠獻之事而設鉶羹廟

見婦事非正祭夫不隨而分獻婦又不可自獻故惟奠菜

方氏

苞大夫以上位愈尊則分愈嚴是蕨薇之鉶羹非廟見所用

六也劉以采蕨采薇爲供祭見止見觀爲祭後成昏以言草

蟲之後二章可也若首章祇言草蟲鳴阜螽躍物類相感未

采蕨薇先云見觀則又何說七也且劉主毛駁鄭以愚觀之

鄭說卽毛說也草蟲三章各章首二句皆親迎之事毛義自明箋從而申之耳如嘒嘒草蟲趨趨阜螽傳云興也嘒嘒聲也草蟲常羊也趨趨躍也阜螽螿也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興卽今言比禮卽六禮行卽女子有行之行從卽女從男之從其爲親迎可知故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

正義云嘉時嘉善之時鄭以爲仲春之月也

是箋明傳興字之義字字有著而謂其有異得乎陟彼南山傳云周南山也蕨鼈也箋云在塗而見采鼈夫采蕨薇於南山若以爲供祭祀之羹則是同采蘩采蘋之澗溪沼沚隨地取材可耳何必詳其名曰周南山所以特著山名者傳意必以爲親迎路過之山必不以爲祭祀采菜之山也故箋以爲

在塗所見凡詩言取女多詳所過之地不特此而已文王之於渭韓侯之於蹶碩人之河水之子之江沱皆實有地名可指南山爲周畿郊其時想已有倬其道故取女者由之傳詳其地箋曰在塗未見其有異也爾雅蕨鬻郭璞云初生無葉可食是老則不中采矣正義云大夫之妻待禮而嫁明及仲春采蕨之時小雅言薇之作止柔止彼疏云在二月迨三月之初而薇剛是過此亦不可食則箋云在塗所見正合仲春昏嫁之期亦以見昏姻之當及時也若以爲昏後三月廟見所用必娶非仲春然後可否則已過盛夏而非采蕨采薇之時矣未見君子傳雖無文箋以在塗解之承上文言也上文傳義原指在塗而言則此之未見亦在塗之事亦非與傳異

也下文我心憂傷傳嫁女之家不息憂心忡忡傳云忡忡猶

火三日思相離正合初昏情事

衝衝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箋云憂不當君子無以甯父

母故心衝衝然是其不自絕於其族之情亦申傳義也正義

釋箋意云父母以見棄爲憂已緣父母之心憂不當君子無

以甯父母也又申說傳歸宗之義憂不當夫意不當夫意卽

順舅姑不和室人鄭注昏義不猶爲不稱夫之義

慮反宗族是其不自絕於族親之情也按

絕於其族是鄭本喪服以解毛義喪服不杖期章女子子適

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傳曰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

必有歸宗是女子已嫁雖不被出亦爲昆弟之爲父後者服

期防其被出而歸宗故特隆其服而不降是爲不自絕於其

族之情是疏以傳箋同義也既見君子傳雖無文箋以同牢而

食解之緣以既覲爲成昏而親迎以後成昏以前夫婦之以

禮相接見惟同牢最大故云爾若云奠雁已見不應於同牢

言既見則汝墳之婦人非新昏之比何以亦云未見君子怒如調飢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言豈一端而已哉既覲箋解爲

已昏蓋以已訓既以昏訓覲昏既覲也故易言昏覲詩車牽

覲爾新昏亦當如是解

覲爾新昏與宴爾新昏語意相近宴安也覲交也若解作見則無義

交聲近引申之爲交合夫婦之作合好合判合其義同也交

合則相親厚故又訓爲厚

曹風候人傳覲厚也

唐風今夕何夕見此避

逅邂逅傳云解說之意韓詩作避覲不固也解說卽不固意

反言之則爲相親厚毛訓遇本釋詁文遇謂答遇

答遇見答列女傳

亦合也答遇猶遇合遇偶聲近不遇卽不偶禺龍之禺卽偶

人之偶

東門可以晤歌傳訓晤爲遇箋云晤猶對亦具對偶之意

易姤卦象曰姤遇也柔

遇剛也姤或作遘蓋卽昏覲之字其象云天地相遇品物咸

亨也蓋卽天地交而萬物生之義遇偶交觀其義一也是觀
遇之義展轉相受箋承毛義非易傳也我心則降傳云降下
也箋云始者憂於不當今君子待己以禮庶自此可以甯父
母故心下也傳言有歸宗之義而箋更推及於甯父母者蓋
約禮經儀節以申毛也士昏禮成昏之後舅姑醴婦取脯授
人於門外又舅姑饗婦歸婦俎於婦氏人注云婦氏人丈夫
送婦者使有司反命於女之父母明其得禮此正成昏後待
己以禮甯父母之實事傳意雖不明言而下文思相離已存
其意故箋以父母思己釋之亦正以申傳也夫女子有行父
母致戒施諸衿鞶自初昏以至三月時時以不克堪爲慮而
欲聞其動靜觀於反命之使間目兩行而可知也婦之恐不

當於夫而歸宗貽權父母情亦相同在初昏爲尤切未見而
憂成禮而心少安乃性情之自然流露非在塗而憂成昏遂
不憂也箋融會禮典發明傳義至爲真切勿輕訾議可也

壽曾謹按先君下篇引關雎以證天子之后妃先行祭後成
昏引采芣以證諸侯之夫人先行祭後成昏引草蟲采蘋以
證卿大夫之內子先行祭後成昏先生於關雎采芣采蘋均
不置辨而獨舉草蟲見止覲止爲初昏成禮以駁先行祭後
成昏之說今卽其駁義條辨之草蟲序固不言祭異於采蘋
采芣然關雎序亦未言祭何以無說先君說草蟲爲祭詩係
據儀禮釧羹之義非用詩序然卽以詩序言以禮自防四字
何嘗非廟見成昏之證耶其誤一詩譜正義云儀禮歌詩召

南二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
簡札始倒王氏應麟詩考引曹氏詩說云齊詩先采蘋而後
草蟲丁儉卿先生詩考補注云考之漢書后蒼作齊詩又傳
儀禮十七篇則儀禮之先采蘋或齊詩之學先君下篇引據
之謂草蟲多言成昏以後采蘋止言成昏以前則不得言草
蟲采蘋非一類也至左氏傳說祭禮自以蘋蘩連文見義詩
言祭事不止采蘋采蘋行葦泂酌四篇何能遍舉非獨遺草
蟲也其誤二采蘋之公侯之宮采蘋之宗室牖下固明言祭
祀矣若關雎之荇菜但言流之采之芼之亦未明言祭祀而
毛鄭皆釋爲其祭先生何以亦無說而獨疑草蟲之未詠祭
祀也其誤三先君謂采薇蕨爲其祭係就采蘋於沼沚采蘋

於南澗采藻於行潦推言之不從鄭箋在塗所見義平內已
詳至小雅采薇自詠出征無關昏禮何得執彼難此其誤四
采蘩疏據關雎箋苳不爲羹之說謂蘩亦不爲羹先君下篇
引之且駁之云蘋藻皆用以苳羹則苳蘩未見止能實豆卽
使僅能實豆而其苳羹者旣可以共奠筭則其實豆者亦可
共奠筭葢苳菜蘋蘩蕓藻薇蕨采之者兼備廟見助祭之用
廟見時用之於奠筭助祭時用之於實豆苳羹均是用菜特
有先後之序耳采蘋疏少牢主婦無設羹之說先君下篇亦
引之且申之云季蘭主祭之日其齊明忠信已昭新婦助祭
之時其柔順潔清必著教成之祭與成婦之祭實相表裏爲
女時學祭禮爲婦時行祭禮先行祭後成昏耳采蘋與草蟲

相連皆言卿大夫之妻彼此可以互證推先君之說則薇蕨
可用於鉶羹與蘋蘩蕓藻同皆不止用於教成之祭不得謂
大夫妻舍自薦之豆實泛及不薦之鉶羹也其誤五凡祭必
夫婦親之是也然方氏謂廟見非正祭夫不隨而分獻禮家
從無此說萬氏□□說廟見禮謂夫從舅婦從姑最得經義
廟見之禮所以成昏禮之終也其禮所關最鉅何以見非正
祭而不當用鉶羹耶其誤六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
意草蟲之首章詠草蟲阜螽特以起興耳若泥於文辭謂首
章未采薇蕨先云見覯無以爲共祭成昏之證則關雎首章
亦未采苕菜先云好逑將亦非共祭成昏之詩耶先生何以
無說其誤七至草蟲全詩毛鄭義符同者多先君僅駁鄭箋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百二十三終
未見爲在塗既見爲同牢而食二義以證未見爲廟見前既
見爲廟見後餘皆兼主毛鄭然未見既見毛傳本無說并非
主毛駁鄭也辨說數百言徒嫌詞費其尤誤者據小雅采芣
疏謂薇柔在二月正合仲春昏期不知毛鄭昏期互異毛主
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鄭主仲春會男女三月廟見薇蕨之祭
其昏期斷不在仲春正可爲毛傳昏期之證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百二十三終

善化劉鉅校
句容陳汝恭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百二十四

南菁書院

昏禮重別論對駁義二 儀徵劉壽曾恭甫著

重別論三

爲三月廟見成昏之說者總因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及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兩處之文以成婦卽成爲夫婦故有此言不知成昏與成婦判然兩事嫁娶當夕成昏三月廟見乃成婦蓋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道故必歷一時賢否已見乃與廟見而成婦

平云拙作中篇云禮記昏義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筭棗栗段修以見贊醴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此士以下之昏禮蓋當夕卽成昏故次日卽成婦也曾子問云三月而

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此大夫以上之

昏禮曾子問下文云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今按所謂未廟見而死係指

大夫以上既廟見乃成昏而言故不稱婦而稱女若士以下

先成昏後廟見者昏之次日見於舅姑即為成婦縱或未廟

見而死亦不歸葬蓋廟見始成昏故三月乃成婦也大夫以

於女氏之黨矣婦婦盥饋餒餘及舅姑饗婦之禮今無明文可證然禮記昏

義謂贊醴婦為成婦禮婦以特豚饋為明婦順舅姑饗婦婦

降自阼階為著代皆係成婦之禮士以下次日已成婦其禮

自當行於廟見之前大夫以上三月乃成婦其禮似當行於

廟見之後成昏與成婦固屬判然二事然其事本屬相因賈服但

言三月成昏未嘗誤以成婦為成昏也通典引晉江統許遐江應元諸人之議謂

貴其成婦不係成妻拙作未昏守志辨亦援據其說曾謂賈服而昧此耶

對云昏禮原分兩截當夕成昏為一截三月廟見成婦為一
截劉君欲主賈服大夫以上三月成昏之說無如士昏禮成

昏後又有見舅姑醴婦盥饋饗婦諸節昏義與之相同且爲發其義曰成婦禮明婦順著代是明明成昏以後之情事若依文說去則三月廟見成婦必不能解爲成夫婦矣於是分質明見舅姑及饗婦爲士禮而以曾子問之三月廟見及未廟見而死爲大夫以上之禮旣又慮士不能不廟見大夫亦不能無醴婦諸儀於是又爲之說曰醴婦諸儀士行於廟見以前大夫行於廟見以後而質明見舅姑則又與士同禮所不言何從知之夫新婦初歸道貴施慈教孝俾知負荷之重昏義曰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昏義之重責婦順焉也與冠義之將責成人禮焉也一例將有所厚責於人故

繁爲之禮以示其率循此正婦初歸子初冠之事而不可俟
諸異日也今日大夫以上三月以內諸禮皆廢無酒醴之惠
何以示慈無盥饋之敬何以將養無授室之義何以責順而
且處之別館夫妻隔絕廢居室大倫試思妻本義合此三月
中恩義不洽漠然以路人相待彼亦以路人自處何所事事
以見其賢否爲去留乎推說經者之意良恐三月廟見時有
歸宗之節故移昏期於其後以全婦耳豈知人家出婦亦甚
不得已未孝未敬無庸疾怨姑教之不可教然後怒之不可
怒子放婦出子猶可放而况婦乎不幸而遭此變故豈足爲
常經而豫易其昏期耶且大夫以上何以獨異於士耶今以
士昏禮考之三月奠菜明著於經非卽曾子問之擇日而祭

於禴乎婦人三月祭行明著於記非卽曾子問之二月而廟見乎何以曾子問專屬大夫以上耶曾子問一篇凡涉諸侯大夫者必標明諸侯大夫其言昏嫁變禮共有四端皆係通禮如親逆女在塗節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注以昏禮爲同牢饋饗相飲食之道足見同牢饋饗相飲食與成夫婦皆初昏時事故疑除喪成夫婦亦行此禮與士禮正合又何以見其爲大夫以上乎雜記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注云女子謂未嫁者嫁未三月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歸葬之女與未嫁之女并稱其爲通禮可知亦將指爲大夫以上耶稱女有兩義一在室稱女嫁則稱婦此婦對夫而言未見夫則女之一三月廟見成

婦未廟見死稱女此婦對姑而言不祔於皇姑而歸葬則女之從父母辭豈未成昏之謂哉

壽曾謹按先生謂昏禮當夕成昏爲一截三月廟見成婦爲一截此以說士禮可也若大夫以上則親迎或逆女爲一截三月廟見成昏爲一截與士昏禮鑿然不同昏義之以士昏禮爲主先君於平內已及之先生且謂昏義不專爲士而發而於此又以分質明見舅姑諸節爲士禮爲疑何耶先君之指曾子問三月廟見爲大夫以上禮蓋合下文女未廟見之歸葬爲言以成婦卽成昏也先生自序內旣謂賈服諸儒之義用以推曾子問成婦未成婦恰合是謂曾子問可證先廟見後成昏矣而猶以爲疑又何耶先君中篇明云大夫以上

贊禮婦諸節無明文可證其禮似當行於廟見之後詳先君之意亦以禮所未言故就士之行於廟見前以推大夫以上行於廟見後鄭君注禮多有輔經文之缺義者正其例也且仍係疑詞并非定論又何必執禮所未言相難耶大夫以上質明見舅姑之禮與士同先君并無此說先生既誤會遂從而爲之詞何耶昏義之釋婦順先言順於舅姑和於室人卽所謂重在成婦不係成妻也繼言而後當於夫者蓋順舅姑和室人之後而後可成昏也此當是大夫以上昏禮義由是推之大夫以上昏禮雖亡其義尙可考而得蓋於廟見前二月教之學禮也先君中篇以輔教女之禮慎擇婦之禮爲言而終之以全出妻之禮蓋以前二者均爲出妻而設耳且申

之曰士庶人嫁娶多遲而天子諸侯大夫嫁娶較早嫁娶遲者成昏於當夕則無遲暮之憂嫁娶早者成昏於異時則無太早之慮此大夫以上之昏禮所以與士昏禮不同而揆之人情固非窒礙而難用也推先君之意則大夫以上嫁娶之早正因居室三月嫻習禮儀而後可以成昏亦未爲遲何得謂夫婦隔絕廢居室之大倫耶先生旣謂新婦初歸道貴施慈教孝則成昏爲輕矣何以仍謂不可俟諸異日耶旣曰施慈教孝則婦於夫家之人恩義已相接何至路人自處耶至出妻之禮上下所同而大夫以上三月成昏其關於出妻之禮尤大此先王之制非說經者之言也先君中篇云士以下門楣罕貴出妻者其勢易行大夫以上閱閱多崇出妻者其

情難處先王知其然也故易於出者使之先成昏後廟見難於出者使之先廟見後成昏蓋欲未昏時熟議去留則既昏後免貽尤悔其有未成昏而見出者仍得以處予更適他人則於嚴峻之中仍寓忠厚之意傳所謂棄妻令可嫁者雖指隱其過失而言然施諸尙未成昏者則彌見確切先君之說可謂深切著明先生何以未釋及也且於成昏前既如此詳審萬一出妻正見不得已而緩昏期以全婦可謂仁至義盡何必仍以預易昏期爲病乎且先生自序云歸葬歸宗既妻之又歸之或云未厚不知古人自爲常事是謂古人出妻爲常事也此何以又云出妻乃變故非常經乎先生此條所最疑者曾子問之三月廟見成婦不必專屬大夫以上耳今又

得一確證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

廟是大夫有祖廟有禰廟而士則但有禰廟

祭法之士有二廟與王制不同

先儒已

駁其非曾子問以三月廟見擇日祭禰分言是廟見祭禰不

同日其不同日者以不止一廟也明乎此而先君定爲大夫以上禮通達無滯而不必以經文未言大夫以上爲疑也至曾子問除喪不復昏禮義先君并未指爲大夫以上禮何必援以駁難若雜記女子附於王父母注以歸葬之女與嫁未三月之女連言正可證未廟見之稱女因未成昏雖無以知其爲大夫禮爲士禮然可爲旁證也

重別論三

成九年夏季文子如宋致女穀梁傳曰致者不致者也婦

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

不與內稱也

逆女致女皆不稱使從出聘文

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

詳穀梁之義三月廟見成婦與否其夫制之容有未成婦歸宗之一道也其事不得以女家盡之故致女之使止以聘問爲辭原不可顯言致女伯姬之致以其賢又逆者微之故也逆者微則三月廟見後有致女之事亦猶士昏禮記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同意蓋親迎則舅姑承子授壻然後壻親御以歸若不親迎則女之行無所授之故必三月以後婦家使人致之或壻自覲其義一也但成婦與否夫制之不能以我盡之故不得顯然以致女爲名傳意本如是何嘗有三月成昏之說

平云穀梁傳云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也楊疏引徐邈云宋公不親

迎故伯姬未順爲夫婦故父母使卿致伯姬使成夫婦之禮
以其責小禮違大節故傳曰不與內稱謂不稱夫人而稱女
今按列女傳云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
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
命宋人告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於伯姬此徐說所本
蓋子政所治春秋本穀梁家也曲禮載納女之辭有天子諸
侯大夫無士庶人鄭注云納
女猶致女也今按大夫以上三月成
昏故有致女之辭可證穀梁之說

對云致女一事左傳凡三見成九年季孫行父致伯姬與桓
三年齊夷仲年來聘致夫人皆在昏期之後杜注云女嫁三
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
好是也又有不俟三月者昭二年四月傳韓須如齊逆女齊

陳無宇送女致少姜送女而卽致女則所謂致者猶云以女至耳昭五年傳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遠啟疆謂爲上卿及上大夫致之是送女卽致女爲是時相沿俗禮鄭風丰篇云悔予不送兮傳以違而不至釋之蓋亦以送爲致荀

子富國篇云昏姻聘內送逆無禮楊倞注內讀爲納納幣也送致女逆親迎也皆送而兼致之說士昏禮若舅姑旣沒則婦人三月乃奠菜老醴婦於房中如醴婦之禮婿饗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盛氏曰送女者必俟三月成婦而後歸

亦猶謙不敢自安之意舅姑存則以昏之明日見於舅姑舅姑饗婦卽饗送者不必三月也

有父母爲主則饗婦後卽饗送者蓋亦不敢當其久留之意

意據此以印證陳無宇送女致少姜之文想見是時晉侯有

母悼夫人

尚在

故無宇以送女而兼致女不俟三月以後致殆亦

權宜之一法亦足見士無致女雖降殺於大夫而送女之使

卽可以兼之矣左氏於隱二年紀裂繻來逆女發傳曰卿爲

君逆無譏不親逆之文桓與齊侯會謹已親授之於其父亦

非不親迎者則左氏以致女爲常非不親迎矣其不親逆致

女其說本於穀梁故發如宋致女云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

曲禮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

洒掃注云納女猶致女也壻不親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此

其辭也鄭本穀梁爲說若然曲禮言致女不及士者士昏禮

記云若不親迎則婦人三月然後壻見蓋士不親迎三月廟

見後壻已自見則婦家可無使人致之此士禮雖殺於大夫

上而大意則同也至穀梁出嫁制於夫各語謂三月一時婦之賢否去留聽命於夫不以父母盡之不正其父命專制故不稱致夫人而稱致女執不敢安之義以繩之也不親逆則婦家於三月致女爲春秋時昏禮末失之常事

公穀皆譏不親迎則不親

迎之致女爲列國相沿之俗禮故穀梁不正之

不足錄其詳書之者賢伯姬也

與下晉人

來媵一例公羊亦云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晉人來媵云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皆重其守貞待姆故於其嫁錄之穀梁意祇如此自列女傳以致女爲致命於伯姬

徐邈遂用其說則是專爲伯姬之不順爲夫婦特使行父爲調停之計豈文姜少姜亦皆不順乎何以亦使人致也何以曲禮又有致女之辭爲不親逆者所習用乎且卽列女傳所云論之伯姬若以宋公不親迎爲非禮則在室來逆之時當

以禮拒之既迫父母命而行

伯姬有母穆姜而無父

是已順從何至三

月又復變異迨父母使人致戒敕旋復聽命如此瑣瑣春秋

大書之以爲法耶戒耶徐氏云以其責小禮遺大節楊疏駁

之云傳稱賢伯姬而徐云責伯姬爲背傳愚則謂若如列女

傳所云則穀梁之致者不致既嫁制於夫及以我盡不正不

與內稱之言直是責伯姬兼責宋魯參譏之而非賢伯姬矣

且列女傳以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禮伯姬不肯聽命宋人

告魯魯使大夫如宋致命於伯姬是往返之間爲日不少而

非何邵公所云古者三月廟見父母使大夫操禮以致之常

禮矣其說非也列女傳既有此言服氏注此年左傳亦以致

女爲成昏不特此也鄭注坊記婦猶有不至者云不至不親

夫以孝舅姑也

正義舅姑謂壻稱女之父母

引春秋致女云是時宋公不

親迎恐其有違而致之用列女傳說益亦穀梁先師說也

按坊

記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坊記言親迎鄭以不親迎解之非是應引鄭風丰篇序云男行而女不隨毛傳悔子不送云時有違而不至者蓋俟巷俟堂則已親迎也又東門之楊序云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二詩皆親迎不至之事然鄭解諸經則斷以自天子

至士皆當夕成昏不爲異義所移其見卓矣

曾子問正義引熊氏云如鄭義

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沒者三月廟見故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鄭注致之使孝非是始致爲夫婦也其說雖通然說致女仍以致命於女解之

壽曾謹按致女之說先君主鄭君坊記注

說詳碩人箋條

上篇申其

義云說文云親至也鄭注以不親夫釋不至蓋親可訓至至亦可訓親所謂不親夫者卽列女傳所謂伯姬不肯聽命是

鄭君之意固以致女爲成昏矣其兼言孝舅姑者蓋以善事夫者必能孝於舅姑故連類及之耳推先君之說則左傳之致女服鄭誼同皆當以三月成昏釋之雖成九年鄭注謂致之使孝非始致爲夫婦與禮注兩歧然左傳注乃未成之書

見世說新語

仍當以坊記注爲正也先生解致女爲以女至說春

秋者從無此義其所以爲此說者蓋以陳無字送女致少姜送而兼致爲疑耳但送女自一事致女又一事送女雖可兼致女不得謂致女卽係以女至也士昏禮止有送女之使無致女之使與大夫以上不同何可謂士無致女以送女兼致耶少姜雖非君夫人然其禮當視卿之內子斷不得下同於士陳無字旣以致女來自當俟三月成昏而後歸何以見不

俟三月以後致耶先生既知左傳致女爲常禮與穀梁不親
迎之致女異則致女之禮爲大夫以上所同矣又何以見鄭
君注曲禮但本穀梁義耶鄭君曲禮注先君於中篇引之且
申之曰納女之辭天子諸侯大夫皆有之而士庶人無之者
天子諸侯大夫皆三月廟見然後成昏士庶人則當夕成昏
故有致女不致女之殊非第以位尊位卑之別也正義云不
及士者士
卑故也此
釋先君之說則曲禮致女之辭不及士正可爲大
駁其說

夫以上方有致女之證況士昏禮記納采問名醴賓納吉納
徵請期使者反命父醮子親迎至門告擯父母迎女戒命姆
辭婿授綬皆有辭而致女獨無辭蓋士無致女之禮故無致
女之辭也先生求其義而不得遂謂士昏禮記若不親迎則

婦入三月然後婿見以爲士之無致女因婿已自見不知士之無致女者以當夕已成昏不關三月後婿見也況士昏禮記此節先君疑爲大夫以上禮

說詳下條

尤不必引以駁致女之

卽成昏也穀梁先言婦人在家制於父出嫁制於夫後言不正故不與內稱所謂不正卽指違於出嫁制於夫之義也徐注以致女爲致命於伯姬蓋據傳義爲說先生謂不正其父命專制則猶徐義也而注又謂不正其不親迎則是不正宋公非不正伯姬矣而不與內稱之說又何解乎先生謂行父之致女爲調停而文姜少姜未見爲不順是也然古人既有致女之禮則調停者固當致女不調停者亦當致女此不得執一義以相難也穀梁范注與徐注本大相逕庭先君上篇

本用徐注而不用范注先生乃謂宋公不親迎則伯姬不當行不獨傳文無此意卽范注亦無此意況伯姬之過舉在巳當三月成昏之期而仍待致女之使徐注云以其責小禮違大節責小禮指待致女而言也違大節指三月尙未成昏言也蓋春秋時雖有致女之禮而其時三月成昏有不待致女者矣伯姬仍待禮而行故徐注特著之以示賢智之過

伯姬守節

逮火而死其旌步守禮可知

與傳稱賢伯姬亦無悖也楊疏依范注立說

故駁之然非誼矣明乎此而徐注之用列女傳以說穀梁乃毫無窒礙至公羊何注亦以致女爲成昏先生僅引操禮以致句證爲常禮未免意存避就

辨詳下條

坊記鄭注之說不親迎

特以解恐事之違句與上文之親迎無涉先生乃謂坊記言

親迎鄭言不親迎爲非是未達鄭君之義也

重別論三

士昏禮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請覲主人對曰某以得爲外昏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漑於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濯漑祭祀是明指三月廟見而言廟見則成婦故以昏姻之禮見禮意昭昭也

平云拙作中篇云致女者婦家之禮不親迎則必致女親迎

則不致女

曲禮鄭注云壻不親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正義云壻不親迎則女之家三月廟見使人致之以成

九年二月伯姬歸於宋時宋公不親迎故魯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也

儀禮各篇之記非出一

手大夫以上之禮往往雜見其中昏禮記若不親迎則婦入

三月然後壻見一節疑卽大夫昏禮

鄉射禮記有國君射禮是其例也

證以

曲禮注不親迎則致女之說濯漑祭祀等語正可見三月廟

見成昏矣

對云致女有兩說一無論親迎與否皆致女左氏說也一不親迎乃致女穀梁說也左氏無譏不親迎之文公穀有之故其說異必於三月後者三月一時婦之貞潔已著乃與廟見成婦婦家使人致禮言女者謙不敢安謂不敢質言其成婦也從此生則主祭沒則耐皇姑豈徒成昏之謂哉士有送女無致女者士若舅姑存則饗婦之後饗送者舅姑謙不敢當其久俟也舅姑沒則三月奠菜之時饗送者其大意亦與致女同也至不親迎之壻見則斷斷乎屬士必非大夫以上之駁文以士昏禮本言親迎正禮記者因推及不親迎之變禮與大夫以上無涉試思諸侯娶於鄰國必無昏後見妻父母

之事卽大夫反馬法當遣使不當親行齊高固旣親迎又反馬與子叔姬雙雙俱來豈可爲典要是不親迎之致女專屬大夫以上不親迎之壻覲專屬士皆爲三月成婦而設豈成昏之謂哉

壽曾謹按三傳之言致女係於親迎與否不同而言致女則同大夫以上有致女士以下無致女者正以三月成昏與當夕成昏之別何可疑三月之成婦不關成昏乎況言女而不言婦其名有不可輕假乎致女之禮女氏主之與夫家無涉今謂士昏禮之饗送者大意與致女同則是致女爲夫家之禮矣未可通也至士昏禮記不親迎之壻見先生謂斷斷乎屬士是也然大夫以上亦有親迎之禮無以見其定屬士此

本無關要誼先君亦第疑之耳至先生謂諸侯娶於鄰國無昏後見妻父之事此以論大夫以上親迎者則可不親迎者何緣得見妻父乎高固叔姬之事先君中篇引之特以證反馬之禮不關親迎何嘗據爲典要哉

重別論三先配後祖之譏止存爲古春秋左氏說無庸曲爲之解以誣經

平云陳鍼子當春秋之初典籍猶存所言必彼時列國通行之禮未可目爲單辭況三月廟見成昏穀梁家主此說公羊家亦主此說詳下文非獨左氏主此說未可目爲誣經況景伯爲叔重之明師子慎乃康成之良友豈誣經之人歟

對云春秋當隱桓之間天道否塞自魯大夫外列國絕少雅

材反不如成襄後之多達人學士陳鍼亂國之臣心跡不可
知片言未爲典要而鄭忽以辭昏無援失國左氏屢書之而
樂載其言以爲口實毛序鄭風六詩皆爲刺忽有女同車之

彼美孟姜序以爲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

逐故國人刺之

桓五年傳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

又請妻之固辭杜

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及其敗戎師也齊侯

往欲以他女妻之惟是考鄭忽逆婦媯在隱八年迨桓十年

救齊有功齊侯又請妻之則其娶已久豈如孔圉之使太叔

疾出妻而女之乎抑爲之繼娶耶是時陳亂固不足爲外援

而忽與突爭國之時齊僖已卒齊襄繼立雄狐作刺遂亦國

亂身死其能爲執義庇鄰乎未可知也至三月成昏公穀皆
無明文其論忽事左毛古學反不如公穀俗學之長賈服之

注片語皆可寶貴而成昏成婦之義亦究以鄭君之說爲長也

壽曾謹按先生斥陳鍼爲亂國之臣心跡不可知片言未可爲典要蓋本俞氏正變說其說云計忽在陳三日則配已三日矣辛亥日行乃祖祭陳鍼子不忠君命不樂此行言忽不當成昏於陳當以親迎日卽行苟辭責之先君上篇駁之云自來釋左傳者於鍼子均無貶辭而俞氏獨以爲不忠君命未免好爲異論先生此條乃更揚俞氏之波殊可不必且俞氏力持祖道之說雖曰偏駁猶依據鄭義也先生但疑大夫以上三月成昏而於先配後祖之義并無發明得毋爭果忘樹乎至鄭忽辭齊婚無關如陳昏禮而橫生枝節繳繞不休

尤所未達耳大夫以上三月成昏謹公羊何注穀梁徐注於成九年之致女詳著之而徐注尤明顯不僅左氏孤誼賈服單詞也何得謂無明文耶

重別論三列女傳宋共伯姬齊孝孟姬皆有三月廟見成夫婦之文蓋亦約禮爲說而失之以之備一解可也

平云列女傳言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是廟見不成昏乃禮之變若廟見卽成昏固禮之正又言齊孝孟姬好禮貞壹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修禮迎於華氏之室遂納於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是廟見成昏正所以備禮非因禮不備必俟廟見成昏也西漢時故書雅記存者猶多子政博

極羣書著作皆有根據此說足以表逸禮之微不止備一說也

對云三月成昏列女傳云爾愚又檢得三國志吳陸績傳注中亦有用其說者以廣異聞可也列女傳多掇拾子書遺事附著人名故語多過情不實乃如鍾離宿瘤諸記直海上迂怪之談亦所兼收蓋雜採新聞爲女戒異於說經之作故無須謹嚴耳子政經傳浹洽古人已言之然漢人談經亦有時涉滯者亦不必強從也如表記言親迎云舅姑承子以授壻說苑說親迎遂云諸侯大夫庶人命女後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於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云云是直以承子授壻爲親引其手矣何怪乎以三月成婦爲成妻也漢儒說經滯相

往往如此而自不掩其闕深掩貫也

壽曾謹按先君上篇云三國時陸公紀之女鬱生貞節與齊

孟姬宋伯姬相埒姚德祐上表於吳主稱其侍廟三月婦禮

未卒

三國志陸績傳注云績於鬱林所生女名曰鬱生姚信有表稱之曰臣切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子鬱生少履

貞特之操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

是先廟見後成昏漢已

後尚有行之者矣又嫁塲非未昏守志辨亦引鬱生事爲證

并考姚信爲鬱生族姊之子師事范子安學有淵源深於易

理足證信表侍廟三月之說根據經義非僅可廣異聞也列

女傳宋伯姬事與三傳舊注合齊孟姬事與穀梁合先君上

篇已詳言之列女傳雖紀載之體異於說經而伯姬孟姬之

事實有關經義曾謂子政之宏識博聞而昧所別擇耶士昏

禮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綬昏義申之曰壻親御授綬親之也
親之也者親之也說苑之說承子授壻爲親引其手正以著
親之之漸無嫌於滯

重別
論三

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左傳云冬來反馬也孔氏正

義曰天子諸侯嫁女留其乘車馬固反馬則大夫亦留其車留
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義也婦至質明見於舅姑若舅姑旣沒
則婦入三月乃祭因以三月爲反馬之節舅姑存者亦當以三
月反馬也法當遣使不合親行是孔氏以反馬爲無論舅姑存
亡皆行此禮惟三月之祭爲舅姑沒乃行用鄭說也然廟見成
婦方始反馬事本相因何以舅姑尙存仍三月反馬而不廟見
乎其說亦不能通也

平云拙作中篇云蓋婦入三月然後祭行祭行然後成昏成

昏然後反馬

左氏宣五年傳正義引膏肓云高固以秋九月來逆叔姬冬來反馬則婦入三月祭行乃反馬

禮也今按士昏禮記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鄭說本此又考左傳上文云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杜注云留公強成昏據此是結昏之時本不以禮則成昏之期未必如禮其先廟見後成昏與先成昏後廟見均未可知而三月祭行然後反馬則大夫以上之昏禮本若是矣縱使成昏之期已改而反馬之禮猶在尙可藉是以推明古制考證舊聞也

故無論舅姑在否皆有反馬之儀

左氏宣五年傳正義云曾子問篇端稱孔子曰三月

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鄭元云謂舅姑沒者也是舅姑沒者以三月而祭因以三月爲反馬之節舅姑存者亦當舅姑尙存仍三月反馬而不廟見鄭君原無以三月反馬也

此說曾子問所言廟見祭禰本是兩事各不相妨

萬氏斯大禮記偶箋

云三月廟見卽士昏禮所謂婦入三月然後祭行也謂祭行於高曾祖廟此指舅姑在者言擇日而祭於禰卽士昏禮所謂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也孔氏謂廟見祭禰只是一事然則舅姑在者高曾祖之廟婦可以不見乎無所

謂不能通也

左氏正義亦不誤曾子問正義未免膠執然鄭君之說自通也

非謂自通也

對云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鄭統注之云謂舅姑沒者也孔氏此疏及左傳宣五年疏皆專斥舅姑沒者始廟見言通典載晉江統許遐江應元陳仲欣諸議皆以三月廟見鄭指舅姑已沒而言是六朝經師相傳之說而孔仍之故鄙論云云其實鄭義本不如是誠然禮記左傳二疏卻不如毛詩魏風葛屨疏之明晰見後惟鄭以曾子問所云廟見祭禰及士昏禮奠菜皆舅姑沒事士昏記三月祭行爲助祭無論舅姑存沒皆祭必祭然後成婦而成昏則在當夕大意自是而萬氏則以曾子問之廟見卽士昏記之祭行尤爲周而但劉君旣用萬氏之說何以又云曾

子問爲大夫以士禮與士異耶
壽曾謹按重別論內舅姑尙存仍三月反馬而不廟見先生
係誤以宣五年正義爲鄭君說然正義第疑舅姑存三月反
馬并未言不廟見先生旣誤會而又增成其義未免歧中之
歧矣先君所駁意有未盡謹申之如此至鄭君曾子問注謂
舅姑沒者也五字綴於擇日祭禰之下則非統注廟見蓋言
祭禰爲舅姑歿則廟見爲舅姑存義可對觀而得先君嫁殤
非未昏守志辨云稱來婦者對舅姑之詞擇日祭禰者對盥
饋於舅姑之詞申說鄭義尤極明畫先生忽指爲統注廟見
祭禰誤之甚矣江統許遐已拜時而各有周喪迎婦遣女議
云三月廟見成婦之義舅姑存則盥饋特豚是非指舅姑已

沒言也江應元輕重議拜時婦三日婦陳仲欽拜時婦奔喪
議亦無此說未知先生何所據且先生既誤解鄭義矣而又
謂鄭君義本不如是語意茫昧令人莫解曾子問孔疏以廟
見祭禰爲一義誠不明析矣左氏疏明言反馬在祭行後正
可爲三月成昏之證何見其不明析乎士昏禮明云舅姑既
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則指奠菜爲舅姑沒時事并非鄭君
自創新說若士昏禮記婦入三月然後祭行鄭君注但云謂
助祭也并未言無論舅姑存沒皆祭也而正義有之者卽因
曾子問廟見祭禰義推明之耳先生又誤認正義爲鄭注矣
萬氏之說止述士昏與曾子問相通耳其實三月祭行乃已
成昏之婦三月廟見乃未成昏之婦士之婦奠菜不擇日大

夫以上之婦祭禰必擇日此先君所以必分別言之也

重別論三

何氏休說如宋致女云古者婦入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

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必三月者

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婦書者所以彰其潔且爲

父母安榮之言女者謙不敢自成禮婦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

氏之黨何氏此義與班氏正合

此指白虎通說

蓋同本公羊說也

平云徐疏云重得父母之命乃行婦道故曰所以彰其潔也

其女當夫非禮不動光照九族父母得安故曰榮之細繹何

注徐疏所言足證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之說公羊家亦

無異義矣

對云何氏解詁言古者婦入三月廟見稱婦父母操禮而致

之是泛論致女之事其言三月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
後成婦卽白虎通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
然後可得事宗廟之說何見其爲與列女傳合以爲三月成
昏之證其云所以著其潔爲父母安榮之原以告廟成婦不

被出本婦人最榮之事足以上慰父母但此常事不書而書

之者專爲伯姬之賢而發耳

公穀屢言賢伯姬
錄伯姬與常異

云言女者謙

不敢自成禮是卽不敢安之義愈足見列女傳致命伯姬之

說之非矣至徐疏有其女當夫非禮不動之言或襍入穀梁

家說何氏本無此義公羊更無此義

公羊云入國稱夫人
行國中不云未成昏也

壽曾謹按何注旣曰足以別貞信又曰著其潔貞信也潔也

皆有女道焉又曰稱女者謙不敢自成禮成禮卽成昏也曰

謙曰不敢非待致女而何則以致女爲成昏義極明白徐疏
正申何說非襍入穀梁家也且不特此年注也莊二十四年
公如齊逆女何注云禮諸侯既娶三月然後見宗廟見宗廟
然後成婦禮徐疏云注云此者欲見莊公夫人未至於國而
行婦事深得經意蓋公羊之書逆女本與穀梁責成禮於齊
義同其曰親迎禮也者諱淫故耳

亦何注說

何注二然後字層遞

分明見宗廟卽先廟見也成婦禮卽後成昏也非卽成九年

注貞信著然後成婦禮乎

先生引何注刪去禮字不解所謂

成婦禮之指成

昏較止言成婦者尤爲明析不得謂何氏無此義更不得謂

公羊無此義也陳氏與詩葛履疏云何注莊二十四年成九

年公羊傳與正義同

此指葛履正義

然則大夫以上三月廟見成昏

與士當夕成昏禮異漢人傳注皆同惟鄭君不同按陳氏之說昏禮可謂不囿於流俗其謂鄭君不同者蓋第據駁異義及左氏隱八年注而未考坊記注耳

重別論四

或曰曾子問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女改服布深衣編總以趨喪親迎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卽位而哭是喪之重者三年之憂其輕者數月之戚女入壻室不以爲嫌安在三月之頃廟見成昏而以爲褻乎曰此禮窮則變非可以例其常也女在塗已適人有夫婦之義較之納幣有吉日者相去懸殊故彼可不嫁此必趨喪旣未及成昏又無反婦之理則居成婦之次服成婦之服正禮之以時爲大也且是時夫喪重者倚廬聖室斷無居內之時卽

皇清經解續編
期功之服而外次內次劃然分途何患其無別焉得以平時嘉會亦同於居喪之變禮乎

平云拙作中篇云士以下無世祿大夫以上有世祿無世祿

者居必陝隘罕有異宮

儀禮喪服傳云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賈疏云按內則云命士

以上父子異宮不命之士父子同宮亦有隔別亦有四方之宮也

有世祿者居必寬洪且多

別館

春秋莊元年秋築王姬之館公羊傳云主王姬者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其道必爲

之改築者何注云謂女公子也知當築夫人之下羣公子之上今按禮記曲禮云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鄭

注云女子有宮者亦謂由命士以上也春秋傳曰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據此則女子本有異宮卿大夫以上新婦未廟

見成昏者無妨居女媠女叔之宮非若王姬下嫁不能居宗國女公子之舍也則不必更築館矣無異宮者

成昏必在當夕有別館者成昏可俟異時異宮別館與內次

外次吉凶各別無嫌相混不須以此爲疑

對云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是異宮統命士言之

不專指大夫以上則命士正禮所自起非若禮不下庶人之

比也

曲禮禮不下庶人注云爲遽於事且不能備物則命士能備物可知

卽以士昏禮考之婿

揖婦入其堂階房室必非質明見婦於舅姑之堂階房室鄭

於夙興俟見注云待見於舅姑寢門之外古者命士以上年

十五父子異宮又主人入親說婦之纓注云婦人十五許嫁

笄而禮之著纓曲禮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注云

女子有宮者亦謂由命士以上也據此則命士之男女皆年

十五以上異宮矣若謂大夫以上祿入較豐足備宮室當亦

不過廣狹多少之間示有等差而禮所應有者命士亦不能

無也今日士無世祿罕有異宮成昏必在當夕豈士昏時並

女媯女叔之宮亦皆無之不得已而爲苟合之禮乎而士昏

禮何以顯然異宮也縱使不命之士至庶人有以貧不能備

宮室之制者

父子同宮古人以爲夷狄之俗是下士及庶人力能具宮室者未嘗不備也

而昏姻

大禮豈無變而不失其正之一法乎內則說生子禮云庶人

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是則生子一事以室少不能

如禮者甯出居不廢禮之明證何獨娶妻以室少而廢之乎

詩鵲巢序云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

家而居有之首章曰居之次章曰方之三章曰盈之鳩處鵲

之成巢不特居之有之而且統眾媵姪娣以盈之皆于歸時

事也安得謂諸侯大夫婦至三月先居女媯女叔之居耶致

爵位之成巢豈女媯女叔所居能當之耶

公羊傳云羣公子之室則已卑矣謂

女公

子

壽曾謹按先生所引內則暨曲禮鄭注以證命士之有異宮先君平內皆引及之惟士昏禮鄭注未引耳先君之說士無異宮蓋指庶士而言卽賈疏所謂不命之士也非謂命士以上無異宮也先生誤認爲說命士亦無異宮而繁爲之說此亦無關要義可謂辨所不必辨矣且先君之說士無異宮係就士無世祿推言之故於中篇引萬氏斯大儀禮商云說者曰古者三十而有室五十服官政乃爲大夫大夫亦不當有昏禮有之備改娶耳愚謂先王之制仕者世祿不世官足知卿之子孫卽食卿之祿大夫之子孫卽食大夫之祿旣食卿大夫之祿卽行卿大夫之禮固不必身爲卿大夫也大夫之

有昏禮曷足怪若以爲備改娶不思昏屬嘉禮豈預爲不祥
之目哉就萬氏之說推之則昏禮之隆殺以有無世祿爲主
卽命士有異宮其禮終不得視大夫以上也況未命之士耶
新婦未廟見成昏時所居之室禮無明文故先君謂無妨居
女媠女叔之室此不過推測禮制想當然耳士以下當夕成
昏卽有女媠女叔之室亦不必居何得謂士因室少而廢禮
耶斯太泥矣鵲巢之居之方之盈之雖詠於君夫人于歸時
然夫人起家居而有之乃成昏以後情事不足援以駁異宮
之說

重別論四

春秋之義姪娣雖少猶從適人還待年於父母之國未任
答君子也以姪娣之微又有適爲之依屬猶待年於父母之國

以示別孰謂室女未成昏可三月在壻家耶

平云隱七年叔姬歸於紀何氏公羊注云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就此說推之凡未滿十五則待年父母國已滿十五則從嫡適人較之既從適人還待年於父母國者其說爲長即使果係既從適人復還待年亦必俟三月廟見送女者返然後與之同返斷無夕至朝返之理亦何嘗不三月在壻家耶

對云許君異義亦同何說蓋由女子十五許嫁二十適人推之審是則十六至十九從嫡待年矣然自古有待年之妾無待年之妻判妻與入子異亦不足爲三月成昏之據也

壽曾謹按先生謂古有待年之妾無待年之妻是也然三月成昏本非待年之謂先君第推公羊之義謂媵卽待年亦必三月在壻家何嘗謂三月成昏爲妻之待年耶

重別論五

蓋夫妻本義合凡禮之以義起者先盡其所重之人而後推而致之是先有夫然後有夫之父母天理之節文人倫之秩敘本應如此若不成夫婦而儼然以夫之父母臨之其義何自起乎故昏禮必以成昏爲重也

平云旣行合卺同牢之禮則雖未成昏而夫婦之名已定旣循婦職自當侍奉舅姑其義並非無自起也

對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先王章志貞教借飲食之事合男女之好而飲食之非男女也昭昭矣三王之祭川也先

河後海而以河爲海則不可昏義稱出乎大門而先男率女
女從男夫婦之義自此始者以其卽時成昏故有此稱所謂
漸女歸吉也此何事也而可豫假以名哉昔孟子婦云夫子
客妾婦人義不客宿請歸獨居侍奉其客宿也夫

壽曾謹按先君嫁殤非未昏守志辨以夫夫婦婦之定分成
於納徵此以合昏同牢爲言猶舉至近者言之也郊特性云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是合昏同牢爲重成昏爲輕飲食之先
男女斷可知矣先河後海自指祭禮不得取證先夫而後夫
之父母若如其說是重夫而輕夫之父母似非所以教孝也
大門之外萬不可以卽時成昏豈在塗成婦爲是已成夫婦
耶漸女歸吉者明成昏卽大夫以下亦不必過急也以漸義

證卽時成昏所未達也孟子婦客宿之語係成昏以後事引

證尤不倫

重別論五

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壻不杖不菲不次鄭注壻齊衰期

但不杖不草履不別哀次耳女之父母自降服大功是壻仍服妻之服女之父母仍服女子子適人之服祇以未祔廟之故少薄其禮耳倘未成昏父與夫何以均服成昏之服也若有吉日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夫死亦如之注云未有期三年之恩也足見未廟見壻之服期以其恩服耳安得謂未成昏乎

平云旣行合昏同牢之禮則雖未成昏而夫婦之恩已隆旣遭婦喪自當持服期年其恩並非無自推也

對云設合昏之時未及成昏而夫暴死妻自應服三年喪終

身守志或妻暴死夫自應服期與成昏而未告廟同所以然者自舅姑承子授壻之後其女便是壻家之人有不與持喪而不得者而遂謂已成夫婦不係成昏則不可夫合昏其牢所以卽爲夫婦者以非夫婦必不能有此禮推而至於相接見相授受凜然謹正婦名者俾人知男女之防也若不成昏則其名婦也而其實女也而名不正矣名實一消則可以女爲婦亦可以婦冒女鶩名而不究其實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此嫁娶所以必用昏儀節緊比無斯須之間者蓋慎之也壽曾謹按先生旣知合昏未成昏而夫死妻應服喪守志或妻暴死夫亦自應服期則昏禮之重在合昏同牢而不係於成昏審矣何仍以不女不婦爲疑耶曾子問吉日女死一節

錢氏大昕說之極精其說夫服婦曰禮許其服婦之服其說

婦服夫曰禮不去其夫之名

見潛研堂文集紀湯烈女事先君嫁殤非未昏守志辨申其

義曰聖人制喪服於男女同等之親界限最嚴至於既聘未昏之夫婦則非但有服而其服且與已昏者同蓋雖無期三年之恩而已有齊斬衰之服是恩未全而義已定矣又云女既受聘則夫婦之名已定故上文或言男或言婿婦婿

燮燮及禰而此獨言夫見夫雖死而夫之名自在

是未親迎以前夫婦之名已定則

既合昏之後夫婦之恩愈隆而豈成昏之謂耶卽以士禮而論若當夕成昏而女忽死則其身婦也而未及見舅姑則其名猶未成婦也與未廟見而死者何異豈可謂衾禭已交遂偃然冒婦之名而置舅姑於度外乎是非明禮者所敢出矣成昏之不足重成婦之足重蓋有如此者

重別論五歸妹上六女承筐注云士昏禮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上

六象婦入祭行者以爻辰在巳由卯至巳三月故曰婦入三月

上宗廟爻故曰祭三月祭行而後成婦未承祭猶稱女也陰陽

之交莫盛於泰故於泰五又發帝乙歸妹

張氏惠言周易鄭氏義

按序卦

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漸雖有女歸之象六禮

之行以漸而進至歸妹卽謂嫁曰歸之本義其大象曰歸妹天

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正謂一

陰一陽交感配合而六五之帝乙歸妹爲春中成昏之期

卽泰之六

五帝乙歸妹爲生育嫁娶之期

上六承筐爲三月廟見之禮

平云拙作中篇云觀於歸妹上六爲宗廟之爻其爻詞所云

承筐无實刲羊无血卽係未廟見成昏而被出之事故不言

夫婦而言士女

歸妹上六爻詞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張氏惠言虞氏易禮云上宗廟爻也此象盥饋

非祭禮士以特豚筭菜諸侯之禮其封羊歟筐所盛則亦菜也言无實无血謂二五不易位則陰不從陽无以奉宗廟承祭祀故稱女不稱婦明失婦順也今按鄭注云婦人三月而後祭行據此是承筐本指祭禮則封羊亦指祭禮可知張氏謂此象盥饋稍有未審然其解釋稱女不稱婦之故則深得經義與鄭注三月祭行之語互相發明荀子非相篇云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楊注士者未娶妻之稱此張說所本

對云歸妹上六鄭義本指三月祭行而言則封羊承筐皆祭具可知而無實無血則不成祭而被出矣婦人出嫁卽爲婦

被出仍稱女者義絕於夫不可仍婦之名故從歸宗之名而稱女以見其未成婦也文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穀梁傳

曰其日子叔姬貴之也其曰來歸何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

猶欲其免也是被出而仍稱子之義子卽女也

適女稱子是時叔

姬已有子舍不得云未昏矣亦有不必被出徒以未廟見而

稱女者示未成婦之義亦非未昏也詩魏風葛屨序云葛屨刺褊也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云摻摻女手可以縫裳傳云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箋云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爲婦裳男子之下服賤又未可使縫魏俗使

未三月婦縫裳者利其事也

曲禮諸母不澣裳注庶母賤可使澣衣不可使澣裳裳賤尊之

者亦所以遠別

又云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摻傳提提安諦也

宛辟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象摻所以爲飾箋云婦新至慎於威儀如是使之非禮據此是毛以縫裳之女爲未三月廟見不應執婦功箋更申其未成婦稱女之故宛然左辟是新至之婦未三月可知然此詩序云魏民箋云魏俗則非斥大夫以上可知則所云女者對未成婦而

言非對未成昏而言也孔氏正義云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婦入三月乃見於舅姑之廟若有舅姑則士昏禮所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不待三月也雖於昏之明日卽見舅姑亦三月乃助祭行故易歸妹注及鄭箋膏肓皆引士昏禮婦入三月而後祭行然則雖見舅姑猶未祭行亦未成婦也成婦雖待三月其昏則當夕成矣士昏禮云席衽於奧注昏禮畢將臥息又駁異義云昏禮之暮枕席相連是其當夕成昏也此疏申明鄭義最爲明暢今按諸侯昏禮在塗稱婦士之昏禮降出婦從皆旣昏親迎稱婦上下同名之明證皆以當夕成

昏也至未廟見之稱女

葛屨摻女手

未廟見死之稱女

曾子問女未廟見而

死

未廟見出之稱女

易歸妹女承筐無實

則以未成婦而言因文起義

不係成昏言豈一端而已哉

壽曾謹按先君以歸妹上六爲未廟見成昏而被出先生則主未成祭而被出其引穀梁文六年子叔姬之事謂稱子猶稱女以爲被出稱女不闕成昏之證可謂辨矣然歸妹上六以士女連言先生但駁稱女之非未昏而於稱士無說何耶衛風匏有苦葉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箋謂作於請期時此又可爲士爲未娶妻之證不止先君所引荀子楊注也稱士旣係未娶則稱女自係未昏對文以觀則歸妹上六之爲未廟見成昏被出而非未成祭被出灼然可知矣穀梁之稱子者各明一義不可執彼難此也至葛屨毛傳三月廟見鄭箋謂三月未成爲婦陳氏奂毛詩疏卽據大夫以上昏禮以說

可謂知言但先君未援此以證買服故不辨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四百二十四終

善化劉鉅校
句容陳汝恭校